



殺

敵

利

器

考什夫尼科夫 著

考什夫尼科夫 著

# 殺敵利器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目次

(一) 三筒手槍	五
(二) 「阿特蘭特」火車頭	一一
(三) 「阿特蘭特」底毀滅	一五
(四) 工藝學校	一九
(五) 第一個方凳	二一
(六) 物理學家高比時	二三
(七) 什麼是喜愛?	二六
(八) 鷹之歌	二九
(九) 機匠	三二
(一〇) 真正勞動	三六
(一一) 司機拉布世金	三九
(一二) 總發動機	四七
(一三) 羅蒙諾索夫大學	五五
(一四) 考斯甲來信。軍醫院。告別	六〇
(一五) 「前進」合作社	六七
(一六) 螺旋式的星雲	七一
(一七) 發明家	七四

- (一八) 自動車……………七七
- (一九) 嚴重的談話……………八二
- (二〇) 武器匠底城市……………八三
- (二一) 第一架機關槍……………八七
- (二二) 在打靶場上……………九三
- (二三) 大數定律……………九六
- (二四) 契卡洛夫……………九九
- (二五) 偉大的試驗家……………一〇三
- (二六) 我們的天空……………一〇九

## (一) 三筒手槍

鮑里斯整夜裏夢見腳踏車。

腳踏車就在走廊內衣架近旁。走廊昏暗，一股灰塵氣味。鮑里斯扶着腳踏車徐徐前進，繼而踏上踏板，鍊子就輕快地轉動，嗤嗤作響。鮑里斯分明看見輪絲閃爍，射出一線一線的光芒，像晴天的雨絲一般。

往下還是做的這場夢：他加速踏動，始而沿室飛馳，忽的飛出了街，昇到樺樹上面（樺樹就長在房子四週）。再加力踏着，他竟飄騰在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村鎮底房屋上空了。從上面看來，樹木是那麽細茸茸的，房子是那麽渺小。

猛然間，他驚惶的看到，身下是一片空，地正在拚命的吸他下墜：

「不要！」——鮑里斯想大聲喊叫：就驚醒了。

隔壁房內點得有燈。父親同母親在低聲說話。鮑里斯用手肘撐起身子，抬頭向窗戶一望。窗外還是一片黑。

鮑里斯打了一個寒噤，又躺下了。隨後伸手到枕頭底下，很小心地掏出三筒手槍來。這是一枝很漂亮的槍。

槍筒是用瓦斯管做成的。每筒下側都有火門。火門近旁有鉄絲扣——火柴就安在這上面。

槍托是櫟木的。槍柄是齒形的。槍柄上釘有鉄環，以便繫上索帶。

手槍保藏在黑油布套子內。

鮑里斯做這枝手槍費了四個星期的工夫。原來，許多小孩都有單筒手槍。鮑里斯立意要做一枝雙筒手槍。可是考斯甲却先做好了。於是鮑里斯就決意做出一枝三筒手槍來。起初，他把三個槍筒并排安



起，可是手槍做出來又寬又醜，鉄鏟似的。鮑里斯遂將兩個槍筒安在下面，而把第三個安在上面，界乎兩者之間。這一來就做得正對了。

當時，這樣的三筒手槍是誰也沒有的。這枝手槍可以三筒齊射，能射十二步遠，如果子彈射中了玻璃瓶，瓶子登時粉碎。據說，這枝手槍的威力很大，像大砲一樣。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三街六巷底孩子們帶起羨慕的神情，都在談說鮑里斯底手槍。

窗戶很快現出了淡紅色。

小鳥一見太陽就歡噪起來。

父親把早餐裝到衣兜裏就上工去了。當父親經過院子時，踏得沙土吱吱作響，鳥雀頓時無聲，他一走出院門後，鳥兒又歌唱起來。

鮑里斯靜聽了一番，然後從床上爬起來，拿着手槍，躡着腳悄悄地走到廚房去了。他在廚架上找到火柴，留心四下一望，就鑽到棹子底下。

鮑里斯一坐在棹子下面，就開始把火柴上的硫黃往一張紙上刮去。當他把所有火柴都刮淨之後，就用頂針斗把硫黃粉裝進每個槍筒內，用鉛筆當通條搗緊粉末，然後在上面堵上紙塞，裝入子彈，再從上面用紙塞塞緊起來。

忽然間，他手裏火光一閃，霹靂一聲，手槍猛地逸出，直向房頂飛去。

爐子上的牛奶瓶砰砰地震碎了。

母親雙手揮開烟霧，急忙跑進廚房。她的臉色白得像牛奶一樣。

鮑里斯坐在棹子底下，等候挨頓飽打。

母親一見兒子，慌忙拉住他的手，把他從桌子底下拖出，抓着一條手巾往水裏一浸，就濕淋淋的把鮑里斯底頭包纏起來。燒壞了的臉皮疼得像針刺一般。鮑里斯忍住痛，默不作聲，一心猜想這場廚房爆炸案將受到怎樣的處罰。

過了好久，母親才讓他解下手巾來。

鮑里斯走到鏡子跟前。劈面就是一副紅腫腫、沒有眉毛的面孔在凝視他，一對眼睛已經成了兩條窄縫。鮑里斯向母親瞥了一眼，洋洋得意地說道：

「我現在像個中國人了。」

鮑兒，——母親焦急地說，——你答應我，從今以後再不這樣作了。這次你險些成了瞎子哩！

鮑里斯想了一想，說道：

「我現在來替自己做一副厚玻璃眼鏡。」

站到房角上去！——母親命令道，並嘆了一口氣。

鮑里斯一面向房角走去，一面又問道：

「可是我的手槍在什麼地方？」

——扔到垃圾箱裏去了！

鮑里斯站在房角上，手指刮着牆上的石灰，愁思着：現在手槍沒有了，怎麼辦？見到小孩們又怎麼說？今天不會許他往街上去。原來鮑里斯同小朋友們約好了，要到樹林裏用手槍打玻璃瓶。現在他既然沒有手槍，當然樹林裏也可以不去了。但是，他還有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

鮑里斯在房角上那樣抱屈地嘆了一口長氣，竟使母親開了口：

「嗚，得了，出來吧。我可告訴你說：今天整天要坐在家裏。」

鮑里斯拿起椅子，放在房中間，往上一坐，抗然聲明：

「好，我就坐着。」

「哼，坐着吧，——母親就迅速地搖轉縫衣機輪。」

「她倒不錯，怪高興，工作着，可是你咧，坐在椅子上，像坐監似的，誰也不可憐你一下」。



鮑里斯故意在椅子上搖搖晃晃，好引人注意。於是母親抬起頭來。

——你願不願意，——鮑里斯忽然興奮起來，說道，——我給你設法，使縫衣機自己轉起來呢？  
——你不用來討好，反正什麼地方也不放你去。

「她又是從什麼地方會猜到你的心思的呢？」

鮑里斯故意生氣了：

——我想幫你忙。我並不樂意到街上去。街上塵土很大！

——你想幫忙？那你就掃掃地吧。

——讓小麗姐去掃，她是女孩子！

——哼，要你掃！

鮑里斯懶洋洋地走到廚房去拿條帚。他一回到房內，就氣沖沖地說道：

——你買的這把條帚不對。

——爲什麼？——母親詫異地問。

——應當買檯樹枝的，檯樹比樺樹結實。

——不要緊，你就用樺樹的掃掃吧。

鮑里斯掃得嘩吃大響。

——爲什麼把垃圾堆在房角上？——母親問。

——真要命，我本來就完全想好了，你又給我攪斷了！——鮑里斯難過地說道。

——你想好了什麼？

——機器。——鮑里斯把條帚一擲，就激然指手畫脚地解釋起來：

——我在房頂上安一個風車，把房頂鑽個孔，拿根皮帶將風車聯到縫衣機上，風一吹，縫衣機就會自己轉起來。

——誰又肯讓你弄壞房頂呢？

鮑里斯沉思半響，說道：

——那就經過小風窗吧。

母親停住了縫衣機；一手扶住機輪，仔細地，長久地看了看兒子，然後說道：

——呸，好吧，出去玩。

鮑里斯高興得幾乎要狂舞起來。而他想保持自己的莊嚴這一念頭終於勝利了。他低頭望望腳，穩靜地自語道：

——怎麼，出去透透風吧。

他大噓了一口氣，就向門口走去，可是忽然又停住腳，拿出匠人的口吻說道：

——請給我三個哥比。

——又要這幹什麼？

——買機器上的材料。

母親從放零錢的木匣內取出三個哥比，往桌上一放，又低起頭去縫衣，把縫衣機搖柄轉得飛快。

鮑里斯瞧瞧三個哥比，然後又看看母親那副悲傷而慈祥的面貌。因而想起了打破的牛奶瓶，又想到母親如何沈默默的用帆布擦拭潑在地上的牛奶。

他就轉過身來，遲疑地說道：

——我並不要這錢。我的衣袋破了。

——鮑里斯急速走出去了，其實，這三個哥比，他是很需要的。

考斯甲坐在院子籬牆上，吹起尖利的口哨。一聽到這種口哨，連天空的飛鷹都發驚，地上的牝雞嘎嘎亂叫，滿院飛跑，把小雞趕到台階下隱藏起來。

他從籬牆上跳下來，隨便向鮑里斯拉一下手。

鮑里斯嘎聲說道：「你好！」並用勁地把考斯甲的手抖了一下。

天空薄雲浮動。太陽炙人。

吉格拉斯——這隻專門守夜的大狗，睡在籬牆蔭涼下。

吉格拉斯底醬色毛上粘滿了牛蓐刺。

當吉格拉斯與外來狗咬架的時候，牛蓐刺就成了它的鎧甲。

有一次，鮑里斯在花園走道上看見一大羣螞蟻圍着一個甲虫。甲虫伏在自己的盜甲下，重得幾乎像鐵一般，弄得螞蟻無可奈何。鮑里斯回家之後，就用厚紙給吉格拉斯做成了那樣一套武士式的盜甲。當他用繩子把這些甲片綁在吉格拉斯身上時，看起來，它確是又威武，又漂亮。可是吉格拉斯搖身一抖，厚紙的盜甲就在院子裏亂飛起來。於是鮑里斯又決意利用牛蓐刺。遍體粘滿牛蓐刺的吉格拉斯，的確很像一個古代身披鎧甲的武士。

鮑里斯望望睡在籬牆下的吉格拉斯，輕聲問道：

——誰同我們一夥？

吉格拉斯忽地跳起來，猛吠了一聲。可是一見鮑里斯，馬上就打個呵欠，伸了個懶腰。

——它懂得哩！——鮑里斯怪得意地說了這話之後，又帶着沉思的神氣講道：——可是我們一句狗話也不懂。

——若是願意學，也可以學會，——考斯甲帶點受侮生氣的神情來反駁他。

他倆帶着吉格拉斯一同出街，照直向廢火車頭場走去了。吉格拉斯搖着尾巴在前邊跑，有時咬一種什麼草，小孩們以為它咬的是藥草。這是八月光景。吹起了一陣陣帶着衰草氣味的秋風。

廢火車頭場是在一片荒原上，周圍圍有灰色的高牆。荒原上長滿了野草，荊棘難行。

鐵軌橫臥在墜入土中的腐朽枕木上，火車頭就蹬在這些鐵軌的盡頭。

看見這片廢火車頭場就令人想起「露思蘭和劉得米拉」劇中一幕的情景：在田野上橫臥着一些戴着

破盃的俄羅斯武士，鎧甲縫中已長出了樹木，破盾片內已成了鴉窩，大概那裏也同樣有過銹酸氣味和一片荒涼的寂靜，所聽得的只是不可思議的沙聲與雀鳥的哀鳴。

幾輛火車頭歪倒在地上。春水逐漸沖去鐵軌下的泥土，火車頭也就傾倒起來。荒場上的水窪被銹鏽染成鮮明的褐紅色了。甚至一些本來是綠色的青蛙也染成了銹色。

## (二) 「阿特蘭特」火車頭

小孩們第一次到廢火車頭場，是來尋找做手槍的鐵管。

他們沒有找着口徑適宜的管子，可是他們用石頭和鐵塊把火車頭上許多好玩的零件都打斷了。

鮑里斯正在折取一個槓桿，忽然看見槓桿一動，鐵軸就反轉過去。沙粒則從開着的沙箱中一溜溜地向鐵軌上流瀉起來。

在這個死火車頭中還有活的部份。

鮑里斯招攏小孩們，就把沙箱指給他們看。

可是奇怪：小孩們不因此高興，反而可憐這些被拋棄的火車頭了。

鮑里斯把原來的槓桿扔掉，打算替火車頭安上一個壞了手柄的銅門塞。

小孩們都靜默地注視鮑里斯的動作。

——反正是死家伙，——傑也夫、別及克說着，狡猾地一笑，又解釋道：——鮑里斯想朦哄我們，讓我們去了他好把東西都拿走。

鮑里斯猛地扭過頭來，臉都氣白了。

別及克也迎上前去，兇兇地嚷道：

——哼，你打！

鮑里斯握拳瞪眼，喝的一聲：

——趕快把衣兜裏的東西丟下！

別及克軟了，服貼貼地把衣兜裏所有的碎銅爛鐵都掏出來，並高傲地聲明：

——我回回都是空起拳頭打仗。別害怕。

可是鮑里斯並不理會。他叫考斯甲也把衣兜裏的東西都掏出來，然後很鄭重地望着衆朋友，並宣佈道：

——聽：我們應把這個車頭修好，一修好後我們就可以坐上，聽便到什麼地方去都行。懂不懂？

考斯甲扯下頭上那頂連帽舌都壞了的帽子，往地上一扔，用脚一踏，就舉起一雙手，好像宣誓似的說道：

——小鮑，你只要收我，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鮑里斯隨便答道：

——行！

別及克怕鮑里斯不收他，也急忙聲明：

——我若是告訴別人，讓骨頭鯁住我的喉嚨！

——得了，——鮑里斯冷冷地回答一聲。

鮑里斯似乎已經看見自己是在熱烘烘的火車頭裏，在北美草原上疾馳。他看見自己在火車頭司機棚的窗戶內，也像一切司機員那樣，用手打着眼罩，觀察前面的道路。

小孩們決定挑選一個火車頭來修理。

考斯甲堅持要選那個比馬高不多的名叫「杜鵑」的四輪小火車頭。

但鮑里斯怒氣沖沖地反駁這個選擇。他主張修理一個頂大的火車頭。這個火車頭又黑又大，幾對龐

大輪子已經一半陷入地裏。車頭煙囪近旁還保存着白鉄燈斗，主要是沙箱還能工作。

於是決意把該火車頭所缺少的機件從別的車頭上拆來裝上。再不夠時，就靠自己用檨木板做作。他們堅信檨木是最牢實的材料。所以當考斯甲一說出木頭機件有可能着火的危險時，鮑里斯就馬上安慰他說：在路上可以淋水到木頭機件上，那它就不會着火了。

小孩們只有一椿不懂：怎樣來裝置這些機件。

鮑里斯想出了辦法。

他一連幾天跑往車站上去，一成幾個鐘頭蹬在喘呼呼的火車頭近旁，把各種槓桿、搖桿、曲拐都畫在本子上。

有一次，他居然鑽進司機棚裏去了。

可是他在那裏被一個從煤水櫃下來的升火夫碰見了。

升火夫伸出兩個粗硬指頭，揪住鮑里斯底耳朵，低起一副黑臉，興高彩烈地說道：

——偷東西麼？好，我就送你到火爐裏去！

鮑里斯不動聲色地問道：

——火爐在那裏？

火夫鬆開他的耳朵就向那火爐一指。

——水又灌到什麼地方呢？

火夫生氣了。

——嘿，你這個狗圈子，我把你的兩個耳朵扭下來！

——扭下耳朵並不難，——鮑里斯凝神沉思地說，——頂好請你告訴我，火爐升好後，應當先開什麼地方，火車頭才能走動。

——我看你是有點傻，——火夫用黑指頭敲自己的額角說。

——難道你不傻嗎？——鮑里斯戲謔地一問，就急忙退到門口以防萬一……

小孩們做着鮑里斯本子上所繪的圖，把缺少的機件都用櫟木製出來了。

不過，鮑里斯還未確實相信，要使火車頭走動，木頭機件是否足以代替金屬機件。他只見過火車頭的外表，可是內部各種機件是如何連接起來的，這對於他還是一個啞謎。於是鮑里斯斷定：火車頭的構造也同縫衣機一樣。因此他一連幾天沒有到廢火車頭場去，任憑考斯甲怎樣固執地在他窗戶外面吹着口哨。他總是一成幾點鐘地坐在開着的縫衣機跟前，慢慢地轉着輪子，記住各個機件彼此交接運動中的次序。他記住各個機件的樣式及其排列，並且拿縫衣機與火車頭比較：機梭就等於活塞，因為機梭一來一往的運動也像活塞一樣。隨機梭運動的腕條就等於槓桿。槓桿推動曲拐，於是銜接在齒輪上的曲拐一轉，輪子也隨之轉動起來。縫衣機上的一個輪子就是火車頭底一對輪子。

鮑里斯把機械連接的關節都研究過了。並把所研究的一切都畫在本子上。

過了六天，鮑里斯又在廢火車頭場上出現了，並傲然得意地把自己的圖案打開給小孩們看。

小孩們歡天喜地，圍着一張帶有風景的圖案看看去，機器就擺在這風景裏面。

只見身披羽毛的印第安人，張弓挽箭，跟着火車頭飛馳。一羣長頸鹿伸起像鵝頸一般的脖子，東奔西竄，一條鱷魚就張着梭魚似的大嘴臥在鐵道上。一個小小的人站在火車頭上，伸出三筒手槍向鱷魚瞄準。

鮑里斯急得生氣了。他費了不少工夫才把大家看印第安人、長頸鹿和鱷魚的注意力轉到圖案上來。他把各個零件的作用詳細周到地解釋了半天，終於使思索特別遲鈍的別及克也歡呼道：

——都懂了。現在就開車吧！

可是考斯甲因在鮑里斯未來時曾領導大家修理過火車頭，現在便自命不凡，不願馬上聽人支配，因而鎮靜地說道：

——首先應當把火車頭油漆一下，不然，坐着髒車頭走，人家會笑我們的。

小孩們馬上就從某處找來了植物油和上爐煙，便做出了很漂亮的油漆顏料來了。

過一天後，油漆好了的火車頭就在陽光照耀下燦爛得像新的一樣。小孩們都走到一旁，伸開骯髒的手，來觀賞自己的傑作。

當天他們彼此間都派好了職務。

決議如下：在火車頭尚未乾定之前，鮑里斯和考斯甲就拿櫟木板來製造缺少的零件，別及克則搬運劈柴並灌八桶水到車頭汽鍋中。

不知是那小孩拾着一個烟盒子。烟盒蓋上畫有一個毛髮叢叢的巨人。巨人站着，一手舉向天空，背上負着地球，上面畫有碧藍的海洋。巨人的名字是阿特蘭特。小孩們就決定把這個火車頭命名為「阿特蘭特」。

### (三) 「阿特蘭特」底毀滅

別及克在雜貨鋪近旁碰見鮑里斯和考斯甲。他向鮑里斯立正，報告道：劈柴已放在火爐內，鍋裏倒上了十一桶水，油漆已經乾了，火車頭完全預備好了。別及克一報告完畢，就掏出三個哥比來。考斯甲拿出一個五哥比的銅板丟在他伸着的手裏，並找回兩個銅板。輪到鮑里斯面前了。他急得臉紅耳熱：他身邊沒有三個哥比。

收錢是爲的買煤油。他們決定夜間開車，要煤油點燈。

別及克窺破鮑里斯那副窘迫難過的神色是因爲他沒有錢，於是冷冷地說道：

——那末，也行，我替你墊上兩個哥比，以後還我。

鮑里斯紅着臉，答應明天就還債。

——我付，用不着找錢，——考斯甲拿出一個十哥比的新銀板投給別及克。

考斯甲投過錢後，就粗聲說道：



——要計較這些，那你就把劈柴搬回去，滾你的蛋。我們既想幹這樣的大事情，就應當比親兄弟還親才對。

考斯甲從腰帶裏掏出一個白鉄牌子來——這是他從院門上揀來的一個自願火災保險會底牌子——鄭重其事地指給大家看。

牌子上寫着：「一人爲大家，大家爲一人」。

我要把這牌子掛在火車頭上，——他趾高氣揚地宣佈，——誰若不遵守這個規約，那末，我們到頭一站就叫他下車。你們贊成嗎？

鮑里斯和別及克都贊成了。

他們買到煤油之後，又將剩下的錢買了兩磅餅乾，準備帶到路上去吃，於是大家就往荒場走去。

鮑里斯興奮已極，眉飛色舞地望着自己的朋友們，說到，當他們在火車頭上行駛夠了，錢又賺得多，那時，就來造一架飛機；造架飛機並不難，因爲鮑里斯見過真飛機；他父親帶他到莫斯科去參觀過著名飛機師加別爾、沃龍斯基底飛行。鮑里斯記得頂真確，記得飛機是怎樣做成的，做架飛機比做個火車頭容易得多，因爲飛機很像帆布書架；螺旋槳是木頭的，這又可以拿櫟木來刮成。

小朋友們得意揚揚，歡天喜地。他們高傲地望着那些滿面愁容，在他們跟前走過的長者。這些成年人都是不懂得生活如何美妙，不懂得其中該蘊藏有多少神秘奇蹟的。

在籬牆上貼着佈告。男男女女擁擠在佈告近旁，叫苦連天。

原來是動員的命令。

小孩們走近荒場，忽聽得砰砰轟轟的拆鉄聲。起初他們莫明其妙地止步了，後來才奔向荒場去。他們一跑到木柵跟前，抽開一塊板子就鑽進去了。

一個冒煙的火車頭掛着很長一列敵車停在荒場上。一羣遍身油污的人們，正在喧嚷嘈雜把「阿特蘭特」底美麗機件向敵車上搬運。

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毀滅了！

懷喪萬分的小孩們從荒場上轉回去了。

天空彌漫着烏雲濁霧，降着冷冰冰的雨點。站上的火車頭嗚嗚叫喊。荒場上傳來一陣陣沉重的鑿鐵拆鉄的響聲。

他們沉默地走着。

忽而別及克停住脚，凝神沉思地雲着他的白睫毛，說道：

——唔，那我的錢不是白花了麼？

考斯甲把盛着餅乾的紙包向他一擲，叫道：

——拿回去吧！

別及克連忙蹲下，小心翼翼地揀起撒在地上的餅乾。

考斯甲問：

——要不要回去揍他一頓？

——不要，——鮑里斯低聲答着。

後來，鮑里斯抬起頭來淋雨，好使人看不見他臉上的淚痕，並大聲說道：

——非作成不可！我死也要作！

考斯甲擤了一擤鼻涕，說道：

——我總跟着你走，那怕到水裏火裏去都行。

鮑里斯回到家來，誰也沒有注意他。父親把報紙握成一團，擺起一副憂鬱的面孔在室內踱來踱去。沙皇政府向德國宣戰了。

戰爭需要砲彈，又沒有砲彈。所以才那樣急迫地在荒場上拆毀廢火車頭。

鮑里斯望望父親，却不懂他爲什麼那樣難過；莫非還有什麼比鮑里斯剛才所遭受的還更加痛心

鮑里斯一閉眼，就看見「阿特蘭特」那一塊塊悽慘的碎片，跌還在哀鳴。

夜間鮑里斯醒了。連氣都喘不過來，渾身發燒。父親拿着溫度表站在床前，回頭又向鮑里斯底母親輕聲說道：

——三十九度二。要請醫生才行。

鮑里斯病了三個星期：

鮑里斯病後沒有到街上去，整天坐在家裏。

他面色慘白，形容消瘦，一對黑眼睛都凹下去了，他總是在昏暗的房角上兩手搬着腿，下巴靠到膝蓋上，一連幾點鐘地坐着不動，除非費很大氣力才能把他從這種麻木狀態中叫醒過來。

當鮑里斯想着毀滅了的「阿特蘭特」時，竟至入迷，不知不覺地又開始幻想到一架什麼希奇古怪的機車。

機車開動了，輪子軋軋作響，閃閃發亮，有幾百個油漆得很輝煌的鋼桿動着。它像飛機那樣輕飄，像腳踏車那樣精幹，像火車頭般雄大有力，像縫衣機般顯而易解。

他去作戰，這架機車就保護他。他一飛行，這架機車就振翼發光。他在浩浩無邊的空際急馳，後邊就留下一股股淡藍色的輕烟。

他去遊山玩景，這架足如蜘蛛腳般的機器就同他一塊爬山越嶺，穿岩涉壑。

他忽而落入海底，即在海底游泳起來，從厚玻璃的圓窗望去，只見機車扇輪在那裏撥水前進。

他一下又快得像子彈般的騰入天空。俄而氣喘神迷，就衝上月亮了。他在那裏與巨人怪物打起仗來，後來，他戰勝了，耀武揚威地回到地上，把月亮贈與人們。鮑里斯神魂顛倒，嚙語喃喃，答非所問。母親看見這種情形，更忐忑不安起來。

有次，父親帶了一份「世界奇觀」雜誌回來。其中有一篇威爾士底小說「星球間的鬥爭」。

鮑里斯逐字逐句地讀了下去，驚奇極了：

他沒有對任何人說出自己的夢想，爲的是怕人們譏笑，怕人們又像消滅「阿特蘭特」那樣來橫暴地消滅他的夢想。而忽然間一個外國作家，一個成年人，竟說出他的夢想，這裏並沒有什麼可笑，並沒有什麼不好！

鮑里斯到一個圖書館裏登記後，就沉醉於空想小說世界中。

他可以傾心於他人的奇蹟壯舉，但他並不肯時常作一個盲從的參加者。他總想有他自己的新發明。

可是他很快就相信到：要能大胆發明，就非多有知識不可。

有天晚上，父親很疲憊的下班回來，吃罷晚飯就躺在沙發上休息，鮑里斯把母親叫到廚房裏去，要他同父親商議送他進學校讀書。鮑里斯硬作萬一之要挾說，如果父親不幫忙他，那他就像羅蒙諾索夫一樣，「永遠」脫離家庭。

母親戲謔地用圍裙擦了擦鮑里斯的鼻子，一面說道：

——羅蒙諾索夫可沒有給狗粘上牛蒡刺呵。

——我再不作，——鮑里斯老實回答，就躡起脚尖隨母親一塊到父親那裏去了。

#### (四) 工藝學校

父親從衣店買回一套考米沙爾工藝學校的學生制服。

——鮑兒，——父親說，——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考中，所以先把制服買來了。努力吧！

父親底這番信心是出乎鮑里斯的意料之外。他知道這套制服很貴，知道父親是花費過多少氣力才弄

他們把盛制服的硬紙盒放在衣櫃頂上，好讓大家看見。

鮑里斯就在父親房子裏預備功課，這間房子從前是不許他進去的。有次他聽見母親在廚房裏輕言細語告訴妹妹說：「不要把盤具弄得這樣響，鮑兒在用功哩」。於是他就決意通宵不眠；但他既興奮又疲倦，不多一會就睡着了。

此刻他夢見的已不是光亮亮的腳踏車，而是黑蝌蚪似的數目字，他就沿地上爬着，像捉蠶蟲那樣來捉捕這些數目字，可是總捉不着。

夏天完結，清朗的秋天開始了。

每天早晨，地上都蓋起一層清涼涼的露珠。

樹木還帶起橙黃葉的裝飾，在那清朗的空際冷寂得像要發焰。

莊嚴隆重的時日——考試日——來到了。

吉格拉斯到車站去給鮑里斯送行；它高興得不成樣子，它與鮑里斯久別重逢，喋喋不休地表示自己的快感。

可是鮑里斯並沒有望吉格拉斯，也沒有望遠遠跟在後邊的考斯甲。考斯甲赤着腳，腳紅得像鵝足一般。當母親到站房去買票時，考斯甲走近鮑里斯跟前鄭重說道：

——你在學校裏要注意，若是有人教火車頭時，要好好記着，這次一定要把它做成！他拉着鮑里斯底手，啞聲勸道：——你回答教員問題時，要對直看着他們，因為他們喜歡這樣。

考斯甲向吉格拉斯打個口哨，把消瘦的肩膀一聳就走了。

鮑里斯記得在當時學生做禱告的大禮堂中，有幾根莊嚴的雲石圓柱，支住禮堂底圓尖頂。記得神父穿着綢道袍，凜然哼着祝文。一羣穿黑衣服的人坐在鋪有紅呢的大桌周圍，他們的臉色就像理髮所窗櫺內陳列的假頭面一樣。

鮑里斯記得他又如何高聲唸着學會的童話，記得黑板和粉筆的響聲。記得神父的呵責弄得他渾身發冷時的情形。

神父說：

——禱告不要像唸詩，而要像靈魂在向上帝哀號一樣。

於是，鮑里斯以為按教規說來是已經失敗了，正準備發出這種哀號聲時，神父却像吉格拉斯一樣，把自己的披髮頭一抖，又很生氣地重複道：

——記着：是哀號，不是哼詩。去吧！

鮑里斯考中了。

他從早晨就把制服穿上，到晚上還不肯脫。他想穿着制服睡覺。

## (五) 第一個方凳

木器作坊中充滿着木料和油漆氣味。

學徒們整隊站在木臺子跟前。每人面前擺着一個新方凳。

道：匠師石波切夫把手操在背後，沿着這排方凳中行走着。他帶起森嚴而聚精會神的面孔，忽而站住問道：

——什麼叫算術？——算術就是計算比例的科學。我現在就來檢查檢查你們的算術吧。

石波切夫舉起一個方凳。眯着一隻眼，很仔細地看過每隻凳腿。然後把凳子輕輕放下，問道：

——有沒有二乘二等於五的呢？沒有！若是沒有，那末算術就是一門嚴格的科學，撒謊是不行的。

匠師拿起木錘把這個凳子順次序地拆開，將木板擲到房角上，那裏已堆着不少的這類木板。

石波切夫又走到下一個凳子前面。很細心地看了一眼，大概是滿意，於是和藹地說道：

——智慧的數字，永久寄在人的腦子裏，一直到人死為止。而依智慧計算方法製成的物件也就應該這樣持久耐用。現在來檢查檢查吧。

石波切夫把凳子倒在地上，兩手握著凳腿，向兩面一扳。

凳子砰的一聲散架了。

——傑也夫先生，你去替死人做衣棺吧！——石波切夫斥叫着，又氣忿忿地拿起另一個新凳子來。

鮑里斯渾身打冷戰。這就是他做的凳子。

他本以為自己的凳子是很結實，像用整塊木板剜成的。

鮑里斯學會鉋工，他能從木料上鉋下薄得像烟紙一樣の木皮。他把每個零件都用沙紙擦磨得光溜溜的。

他連在什麼地方有褐色的枝根或節疤穿過黃色的纖維呈現出來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是不言而喻的，無論什麼人，凡是他用愛感所作出來的物件，他總以為是最漂亮的。

匠師拿著這個凳子，滿不相信地看了又看。他甚至把坐板靠著臉頰滑了幾下，藉以檢驗鉋磨的質量。然後，他把凳子往一塊鐵板上用力一擱，就蹲下去看凳腿是否有罅隙。

鮑里斯嚇得連氣都換不過來。

石波切夫站起，把膝蓋上的鋸屑一拍，帶著懷疑的神情，輕聲說道：

——看樣子還不錯。但重要的是質量。

匠師又彎下身子，把兩肘一伸，握住凳腿就用勁向兩面扳着。

鮑里斯聽見匠人連聲帶喘，嚇得胆戰心驚。

忽然，石波切夫放下考試，望着學徒微微一笑，似乎是想說出什麼令人愜意的話來；但突然他的面色又嚴厲起來，又來攻擊這個凳子了。

忽聽得軋的一響。也許是腳下的木屑響吧？鮑里斯馬上把眼一閉。

他睜開眼時，以為一定會看到一堆碎木塊的。

石波切夫坐在他的凳子上，拿圍裙擦手，沉思着。

——石比達里諾（鮑里斯底姓），——石波切夫展平膝蓋上的圍裙說道，——你要想得分數的話，我給你一個「五」強也並不可惜。——隨後他抬起頭，問道：——你知道人的靈魂在什麼地方嗎？石波切夫略等一下便敲着凳子說道：——看，就在這裏——就藏在人底勞動裏。

匠師站起來，用乾淨的圍裙反面把凳子擦個乾淨，又很仔細、很小心地從新把凳子看了一遍，就輕輕地放在一旁了。

鈴聲大響起來。

學徒們收拾了工具。

石波切夫走到鮑里斯跟前，低聲說道：

——我暫時把你的凳子留在作坊裏。我要坐在這個凳子上休息休息。你懂嗎？

## （六）物理學家高比時

他每次走進教室來總是慌慌忙忙，側着身子。不待學生肅靜就開始講起課來。他那消瘦的面頰上閃爍着粉紅的斑點。

禮服空鬆鬆地罩在他的瘦長身軀上，細條的光脖子在寬領內面就像銅杵豎在白窩裏一樣。瘦得露骨的面孔常常現着極度驚惶不安的神情。

他經不住人們對他凝視。學生們一看出高比時這個弱點，就拚命目不轉睛地注視其梭轉不息的眼珠。



高比時底柔儒性格滿可以利用來爲非作歹。可是，甚至連那些專愛與教員搗亂的頑皮學生都不肯來欺侮他。

原因是：

大戰剛剛開始，他的兒子就在前線陣亡了。這位物理學家高比時在自己家裏設備了一個實驗室，專門研究製造新式優良的砲彈。他的一點微薄薪金都花費在這種工作上面。

有時他在上課時談起閒話來，學生也不去打斷他，總是忍耐着，等待他自己猛省過來。高比時整夜地在實驗室工作，弄得自己疲憊不堪。

學生們一往別的教員家去覆試時，通常總是要些頑皮把戲，不是帶着活老鼠，就是帶着蟋蟀或者用袋子裝上蛇去搗亂，可是他們到這位物理教員家來却全然不是這樣。

他們恭恭敬敬，望視擺着各種儀器的櫥架而向高比時提議，要來幫他作實驗工作。可是高比時畫着分數，期期艾艾匆忙答道：

——謝謝諸位，不過我沒有任何發明。

他把學生送到房門口，從衣架上摘下他們的大衣，又慌亂地重複一句：

——你們不要相信，這是胡說八道，我並沒有什麼發明。

鮑里斯情願貢獻一切，要是能到高比時實驗室去當他的真正門徒的話。

鮑里斯在上課時總想以這門功課上的優等成績來引起物理學家的注意。可是高比時仍是懶散散地聽着，不待他講完就截斷他的話，把他的計分簿要來，隨便寫上一個「五」字。

——雖則學生們難於不用催眠式的視線來窘迫高比時，然而大家總以自己的這位教員自豪，相信他發明的砲彈不久定會得獎的。

有次，高比時也同平時一樣，側身一溜就進了教室，咳嗽了兩聲，聳聳肩膀，就急忙登上講台。可是，他並沒有像平時那樣，馬上開講，而竟軟弱無力的坐下，一手按着自己的細長脖子，連連地嚥吞涎

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的臉色灰得像吸墨紙一般，兩眼周圍現着深濃的黑圈，沉重地喘息着。他那對紅腫的眼睛閃爍得要冒火了。他幾次想開口，却總說不出話來。於是他把手一揚，掌遮住臉，默不作聲，就這樣麻木不動，一直坐到下課。

課堂上始終是一片靜寂。

到大休息的時候才知道：陸軍部把高比時發明的砲彈否決了。

據說，有個將軍撕碎了高比時底圖案，說他的提議是侮辱俄國軍官，說軍官足能對付普魯士，而用不着文人底幫助。

又聽說，該軍官已寫過一封忿怒的信給這學校的學監，信中說，高比時不來安分守己教育青年子弟，反遞呈文說軍隊現有砲彈不好藉此誹謗軍隊等語。

過了幾天，學生們都知道，考試物理時，將有本區派定的專門委員會出席監考。若學生成績不佳，即將高比時撤職。

鮑里斯向大家提議，下課後留在講堂商議。

大家決定特別用功，準備考試，對於最懶最笨的學生就加以特別監視。誰要考壞了，誰就挨暗打，最好，請他趁早滾蛋。

考試委員會各委員離場時都聳着肩膀，驚疑莫定。其中有個從區上來的禿頭老漢咕噥道：

——這好像是勾通好了的。這樣的成績實在令人可疑！——他把兩手一伸，又說：

——連傑也夫這個笨得出奇的家伙，竟然得了「四」弱的分數！決不會的，這裏一定有鬼！

學監走到這老漢跟前，低首下氣地說道：

——這是大人自己發的問題。

老頭把身一挺，厲聲答道：

——是我發的。可是，他們的回答雖然對，我却不信。我肯定地說，這一定是勾通好了的！——他

星期日，學生們來到高比時家裏。

高比時出門迎接；他抱歉似地微笑着來與他們握手，並向大家說道：

——感謝你們，很感謝你們！——接着就咳嗽起來，直咳得渾身抖動。

他房內是空空的，櫥架上的儀器已經沒有了。

高比時只是咳嗽，靜默，抱歉似的微笑。學生也覺得很受拘束，怪難為情。

當學生們站起來時，高比時忽然机陞不安，臉上又浮出了紅熱的斑點，他一手遮着嘴，顫着喉嚨沙聲說道：

——諸位要記着高比時。你們中間將來有誰要想為祖國利益有所發明時，那他就要知道，他面前的一切門徑都是關閉着的。任他叫，任他敲，任他死在門檻前，誰也不會幫助他。若是想通過這些門徑，只有把門拆毀。可是拆毀又不可能：穿着制服的守門人不待你動手，早就打到你頭上來了。

高比時剛要微笑，又咳嗽起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了。他就站在走廊裏，一手扶在牆上，一手用皺成一團的手帕堵住嘴。

## (七) 什麼是喜愛？

學生都稱呼圖畫教員爲「擦地板的」，因爲他慣於在上課前極用心的擦拭黑板。

他的身材短小，頭髮斑白，裝束極其整潔，把自己的課程酷愛得入迷。他一轉過面去，就用那小巧有力的手在黑板上繪起古裝畫來。繪罷之後就側退一步，舉手及眉，觀賞得那樣出神的微笑，竟忘記了在座的學生，居然舐起沾滿粉末的指頭來了。

他給學生記一個不好的分數時，就難過得把嘴唇一噉，連臉都白起來了。要是記一個「五」強分數，那他就笑逐顏開，喜得臉上發紅，似乎這種分數不是給學生而是給自己的。

——畫家底藝術，——教員提心吊膽地細聲說道，——不只是善於把對象底輪廓和形態在紙上來重複一遍，光線是畫作中的靈魂。光線是經常運動的。把握住這個運動，那就是發現對象之奇妙生動的本質。他這長篇大論的神氣很有點像石波切夫匠師的味道。

鮑里斯並沒有費什麼特別氣力就獲得了圖畫課的第一名。

他一點也不着急，迅速而準確地就把石膏像底輪廓以及古人的鼻子、手、頭都轉移到紙上了。

鮑里斯把手訓練得非常熟練，甚至可以閉着眼睛把這些東西畫出來。這樣容易得到的頭名引起了鮑里斯輕視圖畫課的心理。

有兩個貴族學院學生從彼得格拉轉入該校。

不知什麼原因，連他倆的書桌也運來了。當他們底書桌放到教室時，有個學生把其中一個桌蓋打開了。桌蓋的反而刻得有一幅海戰畫：打壞的戰艦被浪濤打得向水底沉盪，船長站在望台上，兩手又在胸前，傲然自若。而驚起的魚，就在他面前游泳。

但是大家都斷定說，這決不是這個貴族生道布羅克郎斯基作的，那是他自己撒謊。

鮑里斯聚精會神地觀賞這幅彫刻畫，使他發生一種痛苦不安的感覺。

在上第一堂圖畫課時什麼都弄清楚了。

鮑里斯照舊是最先交了卷。其餘的學生差不多也都交卷了，只有道布羅克郎斯基一人還坐着，俯首描畫，毫不注意他人的低聲嗤笑。

鈴響了。

教員走到道布羅克郎斯基跟前，把他的圖畫抓過手來。道布羅克郎斯基驚惶失措，哀求似的伸着兩手。教員發怒：

——時間足夠了。

——再一秒鐘，——道布羅克郎斯基懇求道，並把本子拉轉來。一個紙箭頭打到道布羅克郎斯基臉上，他朝那裏一望。

教員拿着本子，一面看一面往講台上走。他忽然臉上一紅，急然轉過身來，興奮地向大家望了望，於是把道布羅克郎斯基的本子舉給大家看，並叫道：

——請諸位看啊！石比達里諾，請你也看看！

只見一個垂死的古代角鬥士頭，一點也不像石膏像上那樣死板，而是活潑潑的一副深受痛苦，兩眼朦朧的人面。

學生圍着道布羅克郎斯基，歡躍地向他道賀。而道布羅克郎斯基却把身子一縮，傷心說道：

——要再給我半點鐘就好了！看，額上的皺文死板得像皮靴褶一般。

鮑里斯決不肯把頭名讓出。就整天抱着本子畫，可是結果仍和從前一樣，死板，無生氣。他懷疑道布羅克郎斯基有什麼特別秘訣。

鮑里斯雖心含嫉妒却又專心專意研究道布羅克郎斯基的圖畫，可是總找不出他的秘訣來。道布羅克郎斯基會親自在這方面幫助他。

有次大休息時，鮑里斯看見道布羅克郎斯基拿着一張紙站在窗台下，就問他，為什麼在休息時還要畫圖畫。道布羅克郎斯基把頭一抬，驚愕答道：

——因為我愛畫，我喜歡畫。

鮑里斯惱羞成怒地走開了。轉瞬間猛然起了個念頭：「我在休息時，是不會畫畫的，那就是說，我乾脆是不愛畫畫，也就是說，並不是我的這個「我」有什麼特別處，而問題是在於旁的方面。究竟在什麼地方？：要喜愛你所作的事情：大概這就對了。若是不叫我畫畫，叫我作旁的事情，那就：」。不過鮑里斯此刻還不能選定做那件事情才好。

## (八) 鷹之歌

鮑里斯用沙波什尼考夫和瓦里才夫著的教科書來做掩護，整晚的讀着日法爾著的小說「神秘小汽車」。

母親爲了怕妨礙兒子用功躡着脚尖走路，父親就輕輕悄悄地剪作藍紙燈罩。

鮑里斯剛躺下睡覺時，忽然想起算術教員底兇惡囑言，明天要上黑板作習題，於是自言自語起來：

——故意遲到，說是火車出了事吧？到藥舖買點繃帶綁頭，頭上只露出兩隻眼來吧？再不然，就把右手擦上碘酒，用帶子吊在胸前吧？

鮑里斯愁着大禍難逃，苦思脫身之計。於是 he 想起上帝了。

他從被窩裏爬起來，光着腿跪在冷地板上，面向一個暗房角，畫着十字、又叩又禱：

——好上帝，幫助我吧！讓我明天不到黑板前面去！

砰的一聲，父親推門進來了；他站住，望着兒子。

鮑里斯一見父親，羞得連忙鑽進被窩裏。父親停了一會問道：

——鮑兒，若是你需要什麼，比方說，錢吧，你可不可以向生人去借呢？

鮑里斯一聲不響，臉在被窩裏發燒。

——喲，你若是做了壞事，比方說，假使可以藉我或你母親的幫助，把壞事推到別人身上，那你可以不可以向我們作這樣的請求呢？

鮑里斯噓了一口大氣，默不作聲。

父親在暗中摸到鮑里斯底手，就一把握住，慢吞吞地說道：

——低三下四，求人憐惜的勾當只有懦夫、懶漢才作得出來。真正是聰明強幹的好漢決不受任何人的憐憫。因爲豪壯的志氣不容許這樣作。可是你咧？

鮑里斯一聲不響。

父親以為兒子睡着了，給他掩掩被子就輕腳輕手，悄悄地走出去了。

鮑里斯等了一會，側耳聽聽，然後起床，穿上衣服，點着燈，就在桌前坐着。

早晨，母親走進房來，就看見兒子坐在桌子前面，頭伏在開着的沙波什尼考夫和瓦里才夫著的教科書上，睡着了。

鮑里斯得的算術分數是「二」強。

雙重的恥辱——一則是祈禱偶像，二則是在教員面前諂媚乞憐，即當教員稍停一停，冷笑一聲，又在「二」字旁邊添上加號時他的那副神情，——這使好勝的鮑里斯大受刺激了。

他在父親底書籍中找到了一本高爾基著的「鷹之歌」。其中慷慨激昂的詞句使鮑里斯大受感動。當他作俄文課的文章——「論工藝學校學生應有的品質」時，他毫不躊躇，即聚精會神、得心應手地把該曲中果敢壯烈的號召敘述在文章上了。鮑里斯把文章寫完後，又一再閱讀，突然感覺得自己那種憂鬱悲憤的心情完全消失，似乎在這些新穎高尚的詞句中找到了一個嶄新的、誠實的、大胆的人物來與自己併肩齊進。

鮑里斯急不可耐地期待上俄文課。

俄文教員戴起金絲眼鏡，穿着禮服，露出一對白挺挺的襯袖，兩角下折的高領子緊箍在脖子上。

大家都叫他「剝皮鬼」

他專會用無法回答的問題來折磨學生，非要弄到學生承認自己無能時，他才高興起來。他把兩肘向椅背上一搭，兩隻尖皮鞋腳向前一伸，說道：

——諸位藝術徒們，智力作業是不適於你們的本能的。優雅的文藝不會成爲製造廁所坐板的指南。不過人與禽獸的區別只是因爲人能夠表示自己一些思想而已。好，現在就來看看你們與禽獸有什麼區別吧。

「剝皮鬼」就用這一套出人意外的莊嚴引言開始講起課來。

他把手一舉，向學生說道：

——諸位，我們班上來了一位新青年思想家，並且已經拿出自己的試作來了。教員走到講台上，拿起鮑里斯的本子，連譏帶笑地唸道：

——「天生爬行的，決不能飛！」說得很對。我來補加一句：豚裝人立，依然不像人。——他忽然臉色發青，把本子往鮑里斯臉上一擲，蹣脚吼道：告訴替你寫文章的人，請他找別的地方去發表意見吧！至於你，因為自己不作文章，就給你「一」分。

鮑里斯氣得渾身發抖，連呼帶喘的嗷聲說道：

——這是我自己寫的。

——撒謊！——教員罵道。你從那地會有這樣的思想？

——真是我寫的，——鮑里斯堅持說，並變了神色，抓住米達尺向教員走去。

鮑里斯在走廊裏甦醒過來。看門老漢硬往他嘴裏喂水。鮑里斯不能喝。兩手直抖，咽喉中像有硬骨頭拊着一般。他呃逆連連，兩手一揚推開水盃企圖回到教室去打教員，却被看門人攔住了。

第二天鮑里斯底父親來到學校。他的性情暴躁，一觸即發。他把教員咒罵得簡直想去叫巡警來。結果，俄文課成了折磨和侮辱鮑里斯的難堪刑法。

「剝皮鬼」施盡一切精力來侮辱鮑里斯。

鮑里斯請求父親准其退學。父親却說道：

——不要當懦夫。祇有求到知識之後才能成爲一個精強人物，人們正想剝奪你這唯一的門徑。你應當自衛下去！

鮑里斯也就自衛下去了。只有在木器作坊裏呼吸才是自由的：他在這裏作起東西來完全是平等的，認真的，嚴格的。



## (九) 機匠

這個冬季，對於鮑里斯說來，是長得難耐，就像有什麼非常的、驚愕的重大事件到來的時日。學校停課了。

莫斯科在作戰。

家中不許鮑里斯往大街上去。父親有時完全不回家，即使回來，也是來不及脫衣即倒在床上睡着了。他的手污濁而煤黑。

鮑里斯與考斯甲整天在空曠的村莊中徘徊着。他倆常在車站周圍的壕溝中揀到折毀了的槍枝，鮑里斯在草棚裏設立了一所修械處來修理這些槍械。

鮑里斯將幾年來所積蓄的茶點錢都花在蘇哈列夫市場上購買各種工具。甚至他還買了一個幾普特重的鉄砧，用雪橇運到了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

荒年開始了。

鮑里斯底母親替人縫衣。鮑里斯給鄰居修理器具。他弄到鉄葉後，又來製造小鍋和水桶。有一次，考斯甲給他拉來一些緩衝器彈簧。並說，可以把這個製成犂頭。

這是一件很苦重的工作，須把在火爐裏燒得通紅的彈簧展開，弄直。鮑里斯因打重錘累得肩疼脖子痛，幾夜不能睡眠。

剛製出幾個犂頭，鮑里斯和考斯甲就立刻帶往鄉下市場去了。

他倆在車箱棚上躺了一個通宵。

風，好像冰河一般劈面沖來。

鮑里斯怕這種狂流把人沖走，於是用繩子把自己與考斯甲拴在氣筒上。鄉下人很喜歡他們的犂頭。

鮑里斯得意得臉紅耳熱，說這些犁頭是親手作成的，有位同他老講價錢的買主，一聽到這話馬上把帽子一摘，和藹地說道：

——機匠同胞，請到我家裏去喝一杯，吃點東西吧。

可是，這位買主並沒有把他們引到自己家裏，却把他們領到村蘇維埃去，介紹給那裏一位穿軍衣的高大漢子了。這人一手按着頸脖，嘎聲細語地說話。他原來是在戰場上被擊穿了喉嚨的。

這人就是村蘇維埃主席。

主席注視着鮑里斯，帶着不相信的神氣問道：

——你別瞎說，真是機匠嗎？

——狗才瞎說哩，我可不，——鮑里斯活躍地重複了從市場上聽來的這句話。

主席點點頭，披上軍大衣，要鮑里斯同他一塊到「一個地方去」。在一個大院子的雪泥垃圾中，堆着一堆破亂機器。

主席指着這些機器，啞聲說道：

——地主依沃爾根把機器都毀壞了，——而猛然把頭一轉向着鮑里斯，高聲說道：我現在發給你一個證書，認為你是被動員來修好這些機器的。

——好叔叔！——考斯甲央求了一聲。

主席釘着鮑里斯問道：

——把他也動員來替你幫助，好麼？

鮑里斯點了頭。他簡直是情不自禁的大胆把「您」改為「你」向主席說：

——你要負責把鐵器作坊預備好。

——我負責，——主席同意。

機器很像一些莫明其妙煞費猜測的巨虫骨架。

鮑里斯決意採取以前修理「阿特蘭特」時所試用過的辦法。

他繪了一幅機械圖案。但這個圖案已經不是從前描寫印第安人、鱷魚、長頸鹿那樣的兒童寫生畫了。當鮑里斯在學校時，圖畫教員曾拒絕給鮑里斯打「五」強的分數，現在要是這個教員看見這個圖案一定會給一個他所渴望的分數吧，不過此時已沒有人需要它了。

鮑里斯在鐵器作坊中，時常粗聲粗氣地呼喝那些替他拉風箱的助手。

突然到手的權力使他得意忘形，居然號令主席，弄得主席也聽其呼喚了。

甚至村中老者也都恭恭敬敬地稱他是鮑里斯、加甫里洛維赤，並慨然打開烟兜讓烟，雖然鮑里斯聞着煙氣就作嘔起來。

第一架機器修成了。全村人，都聚集在管理處院落中，觀看試驗機器。

鮑里斯好像是奇夢方醒一樣，站在馬廐旁邊注視人們忙着準備試驗的工作。

考斯甲摸到鮑里斯發熱的手，低聲細氣地安慰道：

——你不要害怕，就算出了什麼岔子，他們也不會很厲害地打你的。你要靠近主席，他會保護你的。緊急關頭到了。

主席坐在機器內那個像蚌蛤般的鐵座上向大眾說道：

——蘇維埃政權叫我們把舊犁拋到火爐裏去，叫我們也同可敬愛的工人階級一樣來使用機器。——他摘下帽子往懷裏一塞，兩肘一揚，都的一聲趕起馬來。

馬奔馳前驅。觀衆也跟着機器擁去。

院內空寂無聲。

機器的齒輪把地上壓出一條槽，泥水向裏面流注，盪漾不已。

天空薄雲浮動，太陽時暗時明。

忽然，一個人騎馬奔到院中。一見鮑里斯就跳下馬來，大叫一聲：

——快上馬！民衆要你去！

鮑里斯發愁似的望了考斯甲一眼，就爬上馬鞍了。伴隨人手扶馬鐙跟着一塊跑。鮑里斯穿過靜寂的觀衆，走到主席所在的那機器跟前。

主席轉過臉來對着鮑里斯，指着鉄座說道：

——站到座上來，讓大家都看見。——隨後厲聲問道：你說，你是什麼人？

——我是，——鮑里斯低聲喃喃道，——工藝學校底學生。

——大聲說！——主席命令。

鮑里斯又重說了一次。

——像你這樣的人很多嗎？

——很多。

——聽見了嗎？——主席向大衆問了一聲，又轉向鮑里斯，莊重說道：你可否留下一張說明書給我們？要是出了什麼岔子，那時我們就只好自己來修理。

鮑里斯點點頭。

可是現在，——主席喊道，——我們應當說，謝謝這位同志。我們應當放他回去。——他笑了，輕聲補充道：——大概他也有母親，一定等得發急了。我們給他寫一張證書，免得他的耳朵白遭殃。——

於是，主席等到贊同的呼聲靜止後，又簡單說出：露天大會宣佈閉會了。機器算是接收了。就用麵粉或別的東西來酬謝這位機匠吧。

他倆回家的時候，已經不是躺在火車棚上，而是坐在主席給他們交涉好的職員車箱間裏了。

鮑里斯坐在麵粉袋上，看着電線桿一根根地閃過，他一心想到自己的幸福——甚至使他所愛好的書中那些主人翁底最高尚的幻想事業都爲之減色的幸福，他所想戀的幸福，是包含在多知多能這一簡單的

## (一〇) 真正勞動

一團團浮雲似的污濁蒸汽在玻璃頂棚下盪漾着。幾輛火車頭停在水門汀的溝槽上。

爐中冒出的亞硫酸瓦斯逕直刺得人喉癢淚流。

匠師蹲在地上儘力向溝槽下喊叫：

——軛屐又動了。你們忘了是給誰作工呀！

鮑里斯走到匠師跟前自薦。

匠師氣沖沖地瞪他一眼，說道：

——剛剛開始做，就撒開兩個膀子閒逛起來了？鏟螺栓去，六又八分之一的，趕快去作！——匠師就往火車頭腹下的溝槽一跳，不見了。

鮑里斯猶疑不決地向發出打鉄軋鉄聲音的工作間裏面走去。

忽然匠師從溝槽裏鑽出頭來：

——要作扣緊螺帽的，可別作螺旋鑽呵。要作得乾乾淨淨。

鮑里斯受了匠師接見時那番侮辱，此刻聽見匠師叫喊，他連睬也不睬。

鮑里斯從匣子裏找出製螺栓的鉄桿，裝到壓緊機上，就開始鏟起螺栓來。

一陣陣的風刮起雪花，經過修理廠的破大門吹進工作間來。工作間內滿地是融解了的汗泥；匠師那種白忙一陣的神情，所有這一切就使鮑里斯有些灰心失望了。

他原以為到這裏來，所看見的人們一定都會知道以自己的職業自豪。鉄器都擺設得潔淨整齊。決沒想到白洋鉄壺會擺在火車頭爐子上如像擺在家裏爐竈上一般。

鮑里斯決意一開始就證明給匠師看，讓他知道，他現在是碰着一個何等超羣的銼匠。

鮑里斯截成螺栓之後，就來加以打磨，總想把螺栓磨得又光又新，好像工藝展覽會中考米沙爾工藝學校學生底展覽品一樣。

鮑里斯除完成自己任務之外，又替螺栓作上螺旋帽。而且把螺旋打磨得這麼光滑，只要吹一口氣，螺旋帽就轉起來，一直可以轉到螺栓的旋紋終點。

這般手藝在學校裏要算是超等的。

到快下工時，工作台上已擺出三個螺栓，又光澤又秀麗，滿可以擺到藝術商店底陳列櫥中去。

鮑里斯拿着螺栓找匠師去了。

他在火車頭司機棚裏找到了匠師。匠師正坐在凳上喝茶，和藹而動人地向周圍的工人談說：

——爲什麼現在我像是問一個人要兩個人的工作呢？因爲：我們一半工人都往前線去了。這樣一來，就是說，你應當替自己工作，同時還應替往前線去的同志工作。懂不懂？這是最通常的算術。

匠師望見鮑里斯就點點頭，並很關心地问道：

完工了嗎？

鮑里斯傲然得意地把三個燦爛輝煌的螺栓捧給匠師。

匠師的臉和脖子逐漸連紅帶紫起來。

他看着螺栓眼睛直霎，好像螺栓的光射得雙目失明一般。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他細聲地問。猛然間又狂叫道：——螺栓在什麼地方？我問，螺栓在什麼地方？

——他瞎了嗎？——鮑里斯把肩膀一聳，找到人同情似的關照了工人們一聲。

匠師抓住這幾件製成品高高舉在手中搖擺着，氣憤憤地說道：

——飢荒。人們等麵包吃。要運麵包——沒有火車頭。可是他在這裏白費了整天工夫。在這個時間

37 內，很可以飽成五十個！

匠師把螺栓向地上一拋，噠聲問道：

——你這個小家伙，你是同飢餓的人開玩笑嗎？開這種玩笑就是怠工者。滾開去！於是，匠師將小鍋的水往火爐一潑，就隱匿在汽雲中去了。

鮑里斯受了這番恥辱，第二天遇見匠師時，竟想躲避過去。

匠師却止住他，並從衣袋內掏出冰光光的螺栓，帶着感動人的神氣，低聲說道：

——你想使螺栓光滑，竟把上面的銹滓都擦掉了。可是銹滓是保護鐵器不生銹的，這是第一。螺栓應該扣緊零件，若是螺帽在螺栓上溜滑得扣不住，那誰還要這種螺栓呢？這是第二。只有傻子才喜歡沒有意思的東西哩。無論什麼東西都有它的主要意義。螺栓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呢？是扣緊東西。可是你的螺栓呢，完全是光滑的，怎能扣緊東西呢？就是這麼一回事！——接着又和藹地補充道：——我看見馬戲院的大力士能在自己胸脯上把鐵軌折彎以誇耀自己的力量。真厲害，不能說他沒有本領！可是把他派到我們鐵器作坊來，經過半點鐘他就會氣盡力竭的。照你的意見說來，我是應當多多尊敬那個大力士而少來尊敬葉菲莫夫吧！要知葉菲莫夫能在一個工作班內打出四百普特鉄，他雖然很瘦，可是一打起鉄來却能震得到處發響。——於是，匠師把鮑里斯輕輕推開，皺着眉頭，莊嚴地往工作間去了。

指定鮑里斯清洗火車頭的汽鍋。

汽鍋的入口很窄，只有身個瘦小、骨格靈活的幼童才能鑽進去。

鮑里斯拿着一串鑰匙和膠在螺帽上的蠟燭頭，經過汽鍋門爬到汽鍋牆腳下。他費了大力才把兩手伸開，開始用齒鑿來鑿下石頭般的水垢。尖利的碎片常常打傷皮膚，弄得他只好把眼睛閉着。拿起錘頭瞎錘，錘頭一下沒有落到鑿子上而逕直打到手上去了。左手指頭被打得腫脹起來了。

鮑里斯爬在汽鍋裏，儼如礦工爬在窄狹煤洞裏一樣。鑿完水垢之後，還要安上注水管。鏗匠從注水管與汽鍋連接處的孔門搗進一個綁在鉄絲上的火把來，火把遇着稀薄空氣即行熄滅，冒起室人的臭烟。在火把照着孔門的一瞬息間，鮑里斯就應把管子裝上。他吸着臭油的烟氣窒息得幾乎失了知覺，連忙把管子推往前去，就像撐矛一樣；管子有時擋住，怎的也弄它不動。鮑里斯被管子扼住，着慌起來，他想

道：現在可出不去了。他驚惶得簡直想死勁地喊救命。

可好，外面傳來了匠師底模糊口音：

——「嗷，首飾匠，怎麼樣？琢磨汽鍋嗎？……爲什麼不說話呀？」

鮑里斯全身靠住管子，又忍了一口油瓦斯炭氣，終於把管子裝好了。

爬出來更難。

鑿下來的水垢片將入口填滿了。需要照狗的辦法先把碎片一點點扒到身下，然後才能爬出外面來。

鮑里斯的這個工作，並沒引起任何的誇獎，大家都認爲這似乎是應當如此。

可是有次在大會上，當工作間工會委員會主席提議，爲慶祝蘇維埃政權三週年，要較原有計劃多出

一輛火車頭時，匠師撚着鬍子，聚精會神地經過坐在會場的幾百人的頭上向鮑里斯低聲問道：

——「嗷，石比達里諾，怎樣，幹吧？——沒有等到回答，又高聲說道：——幹！」

工人在街上遇見鮑里斯時，就像遇見成年人一樣，都認真地來問候他。

## (一一) 司機拉布世金

許多貨車擠集在調車車站底各路線上。

客車、貨車、敞車、好車、壞車都混在一起。

一個調車的黑火車頭，咣咣咣地向車箱馳去。

轉轍夫在吹銅喇叭，調車手在吹口笛，緩衝機嘈嘈地響起來。可是要從這些混雜擁擠的車叢中把車

箱開到幹線上去，幾乎沒有辦法。

火車頭拚命地喘氣，輪子使勁地推撞，弄得輪箍上都射出長長的火花來，却仍舊是白白推了一陣。



要給火車頭空出地方，使它能用倒衝法把車輛推到幹線上去，那就只有先用手來把車箱推開。鮑里斯清理汽鍋之後，被指定去修理韋氏制動機。他很愜意這種精細勞苦的工作。

可是，到有可能充當調車助手時，鮑里斯却毫不留戀地離開修理所了。

在短小空間轉來轉去的火車頭，壞車箱的停集場；停有棚車的鐵路盡頭，棚車上住有令人可疑的人們，他們帶着那副鬼鬼祟祟的騙子神氣，沿着各鐵道線上鑽來鑽去，——這一切就使鮑里斯發生一種很不愉快的印象。

因此，當司機拉布世金派他去推移車箱時，他祇是無精打采地來執行這個任務。

拉布世金沒有生氣，只留神地望着鮑里斯底臉，輕聲說道：

——我的乖孩子，我很懂得你的心思：你不願污染自己的貴手，你想馬上就去駕駛特別快車，而骯髒工作就讓人家去幹。

拉布世金跳到地上，向列車前頭走去，那裏人們正在高聲喊叫，死勁地在推移那些笨重的車箱。

拉布世金回到火車頭時，再也沒有與鮑里斯談話，並極力裝着沒有看出有鮑里斯在場的樣子。這是使人極難堪的表示。

晚上，火車頭上來了一人，面色黃得像剛害過傷寒病的一般。他打開皮套，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槍來，問道：

——給不給軍車？

拉布世金鎮靜地建議道：

——你向天上，對準站長放吧。

持槍人把臉一橫，顏色難看起來。他撐起一隻手並：

忽然司機棚裏放出一股水照直沖到他的臉上。

這人拂着水倒退了幾步。隨後鮑里斯才把皮水管轉向一旁。

——看你像是受了震傷的？——拉布世金同情似的問道。——先把手槍裏的水抖抖吧，不然就放不成了。石比達里諾，——司機向鮑里斯說，——打開火爐，讓同志去把衣服烤乾吧。

國家，遍地都是內戰烈火的國家，正在遭受飢荒和破壞。鐵道運輸應當幫助軍隊迅速地調動到敵力頑強的陣線上去；應當給前線運送新的補充部隊；應當把富足區域的糧食、礦產、煤炭運到貧乏區域的工廠中去。可是在運輸上却未能做到這樣，運輸已破壞不堪，優秀的工作人員都往前線去了。在剩下的人員中，有的不願作工，有的怠工，有的暗中破壞和偷竊，這些人在後方組成了內部戰線，因此，也必須要同他們作戰。

小伙子，可不是這樣！——拉布世金向那露着半節身子坐在火爐前的人說道。——在前線上一切都是顯而易見的，看穿的衣服就知道是敵人，可是在這裏就須要仔細偵察。

那人猛的一驚，問道：

——是誰把傷兵車開到叉路盡頭上去的？

——爲了這——拉布世金溫和地說道，——簡直是應當就地槍決！——他就把食指一彎，好像在扳槍機似的。——可是現在你却不對。

在調車車站上，車箱的緩衝機響了一通夜。

紅軍兵士在推移車箱。調車車頭潰着一團團的蒸氣駛來，實行倒衝，分開擠集的車輛。將近黎明，搏鬥完結了。

列車排在站台前。困憊的紅軍兵士已鑽到車箱裏睡着了，一點也不覺得，拖客車的高輪火車頭輕輕地掛上列車，並沒有拉汽笛就把他們飛快地載往共和國所需要的方向去了。

白天。鮑里斯昏昏欲睡了。渾身酸痛。

拉布世金，譏笑似的望着鮑里斯，嘻的一聲問道：

——你知道愛迪生麼？

——知道，——鮑里斯朦朧回答。

——你不要打岔！——拉布世金生氣。——這位愛迪生，當他發明什麼的時候，就完全不睡覺，只坐在凳子上，打個十來分鐘的盹又工作起來。按美國人的說法，時間就是金錢。你看他一生連一點時間也沒有白費。

——要瞌睡起來，簡直忍不住？

——要是你腦子裏沒有電就會打瞌睡了。這是一種特別的電。這種電是從思想磨擦中發生出來的。你現在想什麼？

——什麼也沒有想——鮑里斯承認。

——那你就想想看，——司機又勸他，——據我的經驗，有了好的思想馬上就使手脚都有勁起來。

鮑里斯也就很聽話地思想起來。瞬息間他就看見一個人穿着黑色大禮服坐在他對面，周圍放得有些器具，啼咤啼咤響。鮑里斯將信將疑的問道：「你是愛迪生嗎？」。那個人把斑白消瘦的頭一抬，氣沖沖說道：「對，我就是愛迪生。瞌睡蟲，你又是什麼人呢？」，愛迪生站起，身子頓時伸長起來，一直伸長得像物理教員高比時那樣了。高比時伸出一隻瘦手，搖着鮑里斯的肩膀，大叫：「石比達里諾，你把我的砲彈藏在什麼地方了？還我的砲彈來！」——「我沒有拿你的砲彈」。鮑里斯力圖把高比時那隻拿是骨頭的手推開。高比時生氣了。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木杓照着鮑里斯額上死勁地打將下去。

鮑里斯猛的一驚，頭碰到活栓上。

——這樣會把頭碰壞哩，——拉布世金一面說，一面向火爐添煤。——小伙子，怎的，就虛弱到這步田地！

火車頭飛快向霧氣中奔馳。

在車頭踏梯上坐着兩個紅軍兵士，槍就放在兩腿中間。

鮑里斯輕輕擦了一下前額，就走到司機跟前，接過鉄鉞，開始往火爐裏添煤。

拉布世金低着頭向鮑里斯小聲說道：

——得到秘密任務：要送彈藥去。可是我們的烟筒上沒有鉄絲網。若是着了一個火花就可掀起半個火車站來。那末怎樣辦呢？

鮑里斯沉思起來了。

——要是打開水管使它噴出像扇子似的水綫射到煙筒上擋住不行麼？

——對，——拉布世金一口贊成。——那就動手吧。

在掛車之前須先到煤場去裝煤。

煤堆上，有些住在棚車上的人，帶着口袋在那裏徘徊。他們偷煤到城裏去賣，每普特值二十萬盧布。

拉布世金走出車頭，拿起無煙煤塊向他們投去。

——寄生虫！——他喊着。

可是這羣無賴毫不理會，繼續揀選好煤塊。

忽然從這般飢餓者中出來一個人，走到拉布世金跟前，很謙遜地一笑，說道：

——機匠老鄉，投石頭打挨餓的人，像打狗一樣，不大好看。

司機不好意思，臉都紅了。

——爲什麼不工作？——他嚴厲問道。

——沒有工作，作什麼？

——搬煤吧。

——就是爲這來的！——這人帶着樂意作工的神情說了，就連忙走到煤箱前，把自己口袋的煤倒出，隨後就拿起鉄鍬來作工。看樣子，他不大像個熟手，可是却非常努力。他那又皺又髒的臉上汗流個不止。他停住手，擦汗、並誇揚說道：

——作工是會的！

當煤一上完時，拉布世金拿出自己所有的半個大麵包交給他，並鼓勵他說：——不要當小偷了！留在煤廠裏吧。我告訴司機們——決不會虧你的。這人把脚一併鞠了個大躬，連踏梯上掉的煤渣都拂淨了。

火車頭向着軍用路線方向馳去。

車頭走到轉轍所附近停住了。沒有轉轍夫。轉轍箭頭原來已經楔住。費了一點多鐘工夫才把轉轍弄好。

鮑里斯回到車頭上來，加力升火。他烤得睜不開眼睛，直向火爐添煤，後來關上爐門，走下踏梯，坐在下級上乘涼休息。

火車頭沿着污濁的鐵路線奔馳，枕木在車頭下面彈跳着，儼如琴鍵一般。忽然車頭一震，轟的一聲，火爐裏的火花、熾煤直向外潰。

鮑里斯被爆炸震到路坡下面了。

他把顛顛不知碰到什麼硬東西上竟失掉知覺。

鮑里斯覺得冷，才甦醒過來了。拉布世金蹲在跟前從水窪裏掬水向他胸脯上潑。鮑里斯坐起來。

火車頭連炸壞的汽鍋一齊倒在鐵路旁，冒着煙。

幾個紅軍兵士躺在滾熱碎片下，衣服上還在冒煙。

——小鮑，——拉布世金摸撫着鮑里斯底臉說道，——你能走麼？

鮑里斯站起來。

——走！——拉布世金喊了一聲，就一跛一顛地曳着一隻腿跑開了。

可是他們並沒有往車站上跑。也沒有照鮑里斯所想像的往非常委員會跑，而是往長滿荒草，停有車的地方，又路盡頭跑去了。

拉布世金跑時，從地上拾起一個螺絲，遞給鮑里斯，並啞聲說道：

——拿着，有用處。

鮑里斯懂得司機底意思。

他們闖進棚車，往那當作睡舖的木架下面望了望，又掀開睡覺人的頭上的被子。其中並沒有那個

「餓人」。

他們又彳亍走往車站。鮑里斯底頭因為受了震傷痛得要命，眼總是發花，虹一般的圓圈就在眼前晃來晃去。

拉布世金忽然站住。使勁地把鮑里斯底手一捏，示了個眼色。

在貨車近旁，他們看見有個熟人影子。

不過已經遲了：那人一見着他倆立刻就溜到一旁去了。

拉布世金再也不能跑。就軟綿綿地往地上一歪，又哼，又搖頭。

鮑里斯一人去追趕那逃跑者。

只要趕上！

——好叔叔，——鮑里斯忽然哀告似的喊道，——等一等，好叔叔，我有話告訴你！

在鐵路綜錯的曠場上，他叫出的聲音特別悲哀而單調。

到也奇怪，那人居然站住了，甚至還向鮑里斯走了幾步。

鮑里斯一直快走到他緊跟前時，才駭然想道，周圍只有他一個人。

可是已經遲了。

鮑里斯站住。那人冷靜地望着他。

——要什麼？——他瞪起眼問道。

鮑里斯發慌了，答不出一句話來。

——臥下！——「俄人」輕聲道。——臥下，臉朝下！——並用嶄新手槍指着要鮑里斯臥下的方向。  
——叔叔，親叔叔，等一回，不要開槍，我有話告訴你！——鮑里斯絕望似的喃喃亂語，甚至把兩  
手都操在胸脯上了。

——裝傻嗎？——那人厲聲問着更走近攏來。

這時，鮑里斯幾乎失去了知覺，忽的計上心來，驚慌地指着「方喊道：

——「呵呀，你看，那是什麼呀？」

那人也不由地轉過頭去。

鮑里斯快手一揮，拿螺絲死勁打去。

當紅軍兵士伴送着拉布世金跑到跟前時，那人已坐在地上，一手按着打傷了的頭，神色曖昧而驚

愕。鮑里斯則伸着手槍，站在他對面，道歉似的說道：

——我原不想使勁打你，我簡單地想這樣敲你一下就得了。

過了幾個月，鮑里斯被撥到別斯庫金諾夫卡至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綫上去試驗修理好的火車頭。  
現在，鮑里斯帶着藍色眼鏡，一面往爐裏添煤，一面用心注視着一鏟一鏟裏的煤炭。

拉布世金在爆炸時所受的傷，還裹着滑機油的藥布。他坐在爐口對面，一面烤火，一面從容不迫地  
講道：

——小鮑，車頭是毛病極多的機器。只有百分之七的效率。這簡直不是車頭，只是寄生蟲。百分之  
九十三的熱力都白費了。就這點說來，它應當按盜竊治罪。

——可是，別的機器又沒有，——鮑里斯插了一句，手在轉機柄。

——那你就去發明吧，作難受氣，也得去發明一個，——司機建議道：

——對，我就去發明，——鮑里斯這樣支吾開他。

——什麼叫做「去發明」呢？——拉布世金氣忿地說，——空鍋是作不出飯食來的，你應當去學習！

拉布世金終於達到了這個目的。

鮑里斯打聽到考米沙爾工藝學校已改成技術專校，於是他就進了這個學校。

原來熟識的教室，在他看來，都是新奇的了不得！甚至那張還完全保存着的，內面刻有海戰畫的道布羅克斯基書桌也在叙述悠遠渺茫的陳跡與親切依戀的情意：

駕駛火車頭同時又在技術學校學習，這是不可能的。於是鮑里斯又進入梅吉世車箱製造廠充當「第色爾」摩托機機匠。

拉布世金與鮑里斯告別時說道：

——石比達里諾，要記着。除非你當了工程師再來時，我不願再見你了。那時我們來喝喝茶，談談心。——他雙手直顫地把手一雙大錶從銀練子上解下，硬塞給鮑里斯，說道：——我送給你，讓你記準時間，好像那美國人一樣。去吧！——這時已從車頭踏梯上喊了一聲：不要小家子氣，要落落大方，那才成得人。

鮑里斯悲感交加地離開鐵路了。

## (一一一) 總發動機

——我現在引你去見見米海依爾、伊萬內赤，——布拉慶一面說，一面把鬍子向兩邊捋。

——誰是米海依爾、伊萬內赤？

——就是這位貴人，——機匠鄭重地把嘴向「第色爾」摩托機一翹，——它是一百九十四馬力。  
鮑里斯走到這個機器近旁。

只見飛輪龐大，外面護有鉄絲網，毫無聲息地旋轉着，儼如半透明體一般懸在空中。



——性情倒溫和，——機匠解釋道，——却有點脾氣，最講究清潔，却很體貼看護人的一番慇懃。年齡很大，大概與我不相上下！——布拉慶得意地望望鮑里斯。——整個工廠都是靠我倆的電流工作。這是主要的部份，像心房一般。你該明白，你是到什麼地方來了？——布拉慶掏出小木梳，梳梳鬍子，隨後把小木梳一吹又放到衣兜裏。

淡藍色的電燈光，雲石的分佈板，蝸牛大王似的發電機，又敞亮，又清潔，簡直是軍艦般的清潔，經常不變地奏出細嗡嗡的響聲，這的確是可以拿來自豪的。

機匠向手指上一唾，撚着鬚，傲然說道：

——在我這裏工作，要穿白外衣。下次穿便衣，可不許進來呵。

鮑里斯恭恭敬敬地答應了，一定縫件白外衣。

當然機匠有些過甚其辭。其實是用不着穿白外衣的。老舊的機器，時時噴出熱油來。發電機的銅帶已換成自備的炭精帶。炭灰落在油污的衣裳上就粘着不掉。

「第色爾」摩托機時常要停着修理。拆下的零件要用煤油洗淨，用破布擦乾。個別損壞了的零件要就地鑄在鐵床上重製，地裏還設有專門製造銅軸承的鑄鑄模型。

鮑里斯很高興夜間這幾點鐘的工作，他與機匠二人就着小煤油燈下，在「第色爾」摩托機身上忙來忙去，分解其巨量的關節。到黎明時，即屏息凝神，專待活塞開始動作的一息。當機器剛一轉動，石炭燈絲慢慢發紅時，他們馬上覺得渾身輕快，興奮得像救活自己的至親好友一樣。

牆上掛着藥匣般的電話，鈴聲急急響起來了。

布拉慶掏出小木梳，輕巧仔細地梳了一下鬍子，又把木梳一吹，放回衣兜裏，然後走到電話跟前，摘下聽筒道：

——哈囉！電話答話。你們可以工作！——說罷，就得意揚揚地，離開電話機了。

鮑里斯趁寂靜無事，走近「第色爾」摩托機前，坐上凳子，開始準備技術專校的考試課程。

他使自己甚至在作高等數學底最複雜的計算時都能清晰辯出「第色爾」摩托機磨擦的聲音來。聲音稍一變更，他就馬上起來，百無一錯地走到那需要調整的機件跟前。

用手唧筒把鐵箱中的滑機油轉到附在天蓋上的油槽裏，再經過管子流往機器上，這要花費很多時間。鮑里斯製了一個小兒，把書放在上面，一面準確地唧油，一面唸書。如果手髒不能揭書時，布拉慶就替他一頁一頁的揭開。布拉慶之所以如此敬重鮑里斯，並不是由於他致力學習，而是由於他在此地準備功課時所表現出的頑強意志。

布拉慶斷言，人的本性可以傳授到他所製的機器上去。並且一個人的嗜好若與機器底特點不合，那他就學不會管理這架機器。

布拉慶每在閑暇時，總是製造出各種各樣的工具來「取樂」，並且把它們煉得比任何人的都好。

有一次他把熱刀浸入油裏，向鮑里斯說道：

——有一位老學者在地裏找出了一把銳劍，銳利得截起鋼條來就像削樹枝一樣。它是幾千年前一位古時名匠製出的。真是神術化煉的寶劍。但這位學者不信鬼神，他拿金鋼石從劍上刮下一點薄屑，帶到研究室，用酸素試驗。因而驗明：劍中含有錒。這就是秘訣所在。此後凡製造槍砲的鋼中都滲用得有錒。其實那位尊貴的匠人，未必懂得算術哩。

——哼，那又怎樣？——鮑里斯傲然問着並等待反斥。

機匠却歎息道：

——沒有什麼，我大半是爲自己說的。你學吧，不要多心。

一個小電車從一個工作間轉運半製成車箱到另一工作間去，就要耗費一百安培的電力。

總監管燈一熄，電話鈴響起來。原來是工作間的機床，因電力不足都停止了。

布拉慶氣忿忿地板着總電門，叫喊道：

——這個野獸，真是飯桶，有多少電也不夠他吃！

他跑近窗前，爬上疊梯，從小風窗裏探出半截身子，喝道：

——你們還要長此揀吸我們麼？自己買馬去吧。馬只吃草。我只給你們四十安培的口糧，等着吧，可惡的東西！

小電車隱避在工作間底大門裏。

總監管燈又燃起來了。

——強盜，——布拉慶噓了一口大氣，又掏出小木梳來了。

布拉慶常是在一生氣時，就拿起籐筐向外走去。

他把各工作間，工廠管理處各走廊裏所有的電燈都摘下來。轉回電站後，就小心地把裝滿電燈泡的籐筐放在屋角上，把電話聽筒摘下，把門上上鐵門緊關起來。

當俱樂部舉行晚會或大會時，黨支部書記跑來請求：

——同志們，可幫幫我們忙，不要吝惜電！

——行，——布拉慶鄭重答道，——不過你事後要給我們單獨作個報告才行。不然，總是，我們給你們燃燈，你們連什麼也不給我們。

鑄匠涅弗道夫和裝配匠阿加潑夫下了工常常到電站來逛。他們很愛賞這裏的清潔、光亮和機器捲起的暖氣。大家坐在一塊吃吃鹹魚，談談故事，一直到明天才散。

涅弗道夫是不久前由沙麗城戰線上回來的，他在那裏當過飛機隊的機匠。

一談到他自己的事總是帶點開玩笑，愁眉不展和扭扭捏捏的神情。可是一提到自己的飛機師，却表示非常興奮和無上的敬愛。

——有一次，我和依萬、巴甫雷奇都病了，——涅弗道夫特別敬重地提出飛機師的名字就開始敘述道。

——需要躺着。於是我就同依萬、巴甫雷奇住在一個土窖裏，吃食預備好了，桌上擺着一桶水，用一根布條索把水桶裏的水接到我們跟前來，預備渴了來吸水喝，這是因為無力起床，又不便麻煩別人的緣故。

可是過了五天，一位步兵指揮官跑到我們房裏來，說上級要我們去。我們穿上衣服，慢慢走往飛機場。我們的飛機停在場上，滿身補綻，一隻腿是用自來水管作的。飛機場中站得有一隊軍人。我們行過軍禮，等候命令。

——你們是飛機師麼？

——我們是飛機師。

黨中央特派員——我們時常在司令部看見他——走近我們跟前，說道：

——同志們，你們有病吧？爲什麼你們的臉色這樣不好？

依萬、巴甫雷奇一立正，就申辯道：

——請原諒，我們剛起來，沒有洗臉，所以臉色不好。

——有一個封包要送到隊伍上去。能做到嗎？

我沒作聲，眼瞥向一旁。依萬、巴甫雷奇把肘子悄悄向我一碰，高聲說道：

——既然黨有命令，還有二話不成？

——同志，回答得好，——但說得好並不就是作得好。現在我們來和你們商量商量。

忽而有個人對特派員說道：

——你同他們說什麼？他們是患傷寒病的。

依萬、巴甫雷奇生氣了，頓時把帽子一摘，說道：

——請看，頭髮是捲捲的。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我的傷寒病已經好了，人已健康了，別糟踏人吧！

不過，依萬、巴甫雷奇的頭髮經常就是捲捲的；不錯，當他患傷寒病時，頭髮都落了，這當然是怨

他自己——早就應當把頭髮剃掉。

特派員相信依萬、巴甫雷奇的話，就叫他帶着飛行的詳細計劃去見他。

我用冷水澆澆身，換上襯衣，就開始準備飛行。把「馬克新」機關槍裝到飛機座裏，試了試摩托。

51 一切都安排就緒了。

依萬、巴甫雷奇走來：

「噯，斯切忒，我本來有病，現在竟完全好了。老兄，真是有一種話能像酒精一般刺激人哩。」

我們飛起來了。小風清涼涼的，拂面吹來。腳下堆着一些當炸彈用的盛滿碎鉄爛片的瓦罐。座下放有作避彈用的鉄炒鍋。頭上帶的是襯有毡子的步兵鋼盔。總而言之，我們是全幅武裝。

傍晚，我們降落到隊伍所在地，轉達了命令，準備回來。可是那裏長官向我們說到，他們那地發生障礙使部隊不能按時開往沙麗城去的原因。前面的橋樑被炸毀了。他們正在修理，而敵人每一清早就派飛機來轟炸，把做了一整夜的工程又炸毀了。

——幫幫忙吧，他請求道。

——好，幫忙。可有一樁，——依萬、巴甫雷奇說，——若敵人來時，我們會避開你們射擊，可是

你們向我們射擊時，可要小心些！」

隊長哈哈笑道：

——嘿，真詭！

我們趕早睡了。第二天剛一拂曉，我們就在橋樑上空飛翔起來。

結果，雲端上露出一架飛機，清清楚楚是一架「道波」式的新飛機。

於是我們就用機關槍向草場上掃射。爲使敵人信以爲真起見，還拋了幾個瓦罐。軍營那裏燃起火光，他們也向我們射擊。

不過終於沒有瞞住敵人，他們看出我們飛機上的補綻，就猜到這不是他們自己的。於是他們先向草場上拋了幾個炸彈，然後向上一飛，作了一個戰鬥旋迴，就像狗撲貓似的猛向我們撲來。

——依萬、巴甫雷奇，——我喊道，——向他擺擺翅膀，或可欺騙一下。

依萬、巴甫雷奇却把頭一搖，就劈面衝去。

敵機即開始繞圈，作出各種姿勢，並用機關槍向我們作種種方式的射擊。

我附在「馬克新」跟前，祇等待依萬、巴甫雷奇舉手。

地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依萬、巴甫雷奇也要起武藝來了。

瞬息間我望見——我們已飛得與敵人平起來了，並開足馬力迎面闖去。

敵人有兩架機關槍，火花從槍筒裏向外直瀆。

但依萬、巴甫雷奇總不舉起手來。

莫非是想同他硬撞嗎？我剛一起這個決絕的念頭，依萬、巴甫雷奇慢慢舉起手來。我按了按機關槍並想道：完了，來不及了。

忽然：你以為怎樣了？敵人機關槍不響了。卡殼了？不是。飛機師在動手換子彈帶：子彈射完了。這時我就用最後五粒子彈把他擊中了。

你看，節省出自己一秒鐘就有什麼意義了。

我們還未等到看他怎樣跌下來，就飛向沙麗城去了。

落到飛機場，下了飛機。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頭也不痛了，身上也不發燒了，甚至身上發冷就像平常一樣。

我問依萬、巴甫雷奇，他說：

——這是由于過份發急把病也急好了，這種情形是有的。

然而我想：就算是我發急過，把病急好了。可是依萬、巴甫雷奇呢？他是無論遇着什麼環境也不會發急的，為什麼他的病也好了呢？

涅弗道夫默默無語。後來把眼一揚，悲痛地望着聽衆，細聲說道：

——誰知過了三個月，依萬、巴甫雷奇跌死了，我親眼看見他跌死了。他的子彈完了，即用自己飛機向敵機撞去。我們把這叫做撞擊。

我們趕到飛機墮落的地方。只見依萬、巴甫雷奇掛在皮帶上，兩肩向上架着，臉色青白。

他動着手指招我，並低聲道：

——瓦霞，轉告那位特派員，你知道……用手比畫着解釋。

——我知道，——我說，——是有鬚的，用煙斗吸煙的。  
——轉告他說，——他嘎聲道，——需要有與摩托轉得一樣快的速射機關槍才行。「馬克新」的射  
排是很稀的。需要有：

他的嘴唇還動着，可是說不出話來。

我開始從飛機上抱出依萬、巴甫雷奇時，可是總扳不動，好像有什麼拮住似的。

低頭一看，原來是半節舵輪穿在他的胸膛裏。

他的身體本來是很強健的，我們用軟床抬着他，他總是睜着眼，嘴唇直動，想說話似的。想，可是  
那能說呢？

發電機平穩而沉吟地響着，電燈放出刺眼的淡青色光，「第色爾」摩托機在那裏重沉沉地轉動。

涅弗道夫說完之後好久，人們還默坐着，就像是被什麼癱瘓住了一樣。

終久是布拉慶首先站起來了。他掏出小木梳，氣沖沖地對它吹了口氣，又放回衣兜裏，說道：

——這樣的人就該永遠活着。死神沒有權來侵犯他們！——於是把兩足一頓，就往機器那裏去了。

由梅吉世往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去是下坡路。鮑里斯每次下工都是步行回家。

樹佩帶起殘敗的秋葉，黑色彫像般地竚立着。月明如鏡，秋風瑟瑟。鮑里斯貪饞地吸着帶有敗葉

氣味的新鮮空氣。

有時他又站住，長久地望着碧藍無際的天空。

究竟依萬、巴甫雷奇想說什麼？當他的飛機軋的一聲撞到敵機上的瞬息間，他又識破了何種神秘  
呢？

快得像摩托轉的速度，這是什麼意思？

稀薄薄的樹影映在樹旁晶閃閃的霜地上。

鮑里斯沿着薄影直進，竟忘了老早就該轉彎回家的小道。

在暗淡的天空中，只有那顆大晨星愈來愈明地照耀着。

## (一三) 羅蒙諾索夫大學

羅蒙諾索夫大學！

原先的考米沙爾工藝學校，現在居然如此命名着。

——諸位學員，——一個掛衣人，胸脯伏在欄杆上，悶悶不樂地喊道，——你們儘管當作是開玩笑也得把帽子留下呵！我也領一份口糧，不然，怪不好意思的。

那知學生們傲然不睬地從他面前走過。

教室儼如窳洞。窗戶上的冰，積得比牆還厚。

牆壁上掛了一層霜，電燈一照，就閃出五光十色的火星來。

謝苗諾夫教授走上了講台。

他上戴尖帽，下穿毡靴，眼鏡上蒙有一層霧氣。

他就在寂靜中，莊重地開講起來。口裏噴出一縷縷的白氣。他一走近黑板就用像海豹掌似的大手套，抓住粉塊，大寫其公式和定理。

教室裏逐漸發出帶有拍節的踏腳聲。這是學生們凍得跺腳。

教授停講，鄭重說道：

——我提議恢復血液循環。

於是學生們一躍而起，狠狠地跺着腳，在自己身上左拍右打，好似馬車場裏車夫們那樣的作法一般。教授也同樣操練起來。

又恢復了課程。隨後又休息。

在記分簿上寫了口糧份量——一百格蘭姆麵包。

如果城裏電燈不燃，學生們就摸黑聽講，一人輪班在朦朧的小油燈光下記筆記。



學生與教授一同在飯堂內吃飯，吃的是扁豆湯，沒吃麵包，因為他們把麵包都拿回家給家屬去了。並且他們也在飯堂裏取暖。

交通工作做得不好，鮑里斯往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去只好步行。

鮑里斯每次順着荒涼的街道走出城去，總是大聲學着教授們抑揚頓挫的聲調，做出他們比手畫足的表情來重複他所聽到的演講，以免寂寞。

可是他時常不回家，而往梅吉世去作夜工——看管「第色爾」摩托機。

鮑里斯接班之後，就坐在掛鐘的牆壁跟前的凳子上。

他用兩根通電的電線把電鈴與掛鐘接連起來。指針每十分鐘碰到接觸點時，鈴就登時作響，這樣一來，鮑里斯就睡不着了。

涅弗道夫每次來到電站時，鮑里斯總是走到他跟前，再三詢問依萬、巴甫雷奇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有一次涅弗道夫長嘆一聲，慢悠悠地說道：

——我也老是在想。當我們抬着依萬、巴甫雷奇時，我總是彎着身子，把頭低到他冰冷的嘴唇邊，往他嘴裏吹氣，助他呼吸。可是，他終於沒有說出這句話來。

——爲什麼他單單提到機關槍呢？莫非是卡殼了嗎？——鮑里斯追問。

——機關槍全好着，——當時我們檢查過，——涅弗道夫沈思地說——子彈帶裏連一粒子彈也沒有剩下。——既而神情略振，他又解釋道：——當黨中央特派員那次站在我們飛機跟前時，他也說過，飛機並不是大板車而是森嚴的機器，可是我們却像布將雷部下一樣把「馬克新」綁在四輪馬車上。

——對，但是從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另一種機關槍呢？——依萬、巴甫雷奇問特派員。

特派員鬚裏露出微笑，向鞋跟上磕磕煙斗，莊嚴地說道：

——爲什麼我們大家不去夢想一種好的航空機關槍呢？我以爲，天鷹敢於高翔遠飛，不只是因爲它有好翅膀，而且也因爲它有強嘴利爪。你以爲怎樣？

至于依萬、巴甫雷奇怎樣回答，我沒聽見，因為我正在試驗摩托。涅弗道夫默然沈思一會，後來又興奮地說道：如果現在能夠製出一百架飛機來，那就可以在各條戰線上擊潰敵人了；如果再能製出十架載有三英吋口徑大砲的大飛機來，那就萬事妥貼了。

鮑里斯一見到考斯甲，就把依萬、巴甫雷奇陣亡的原因同他詳細地討論了一番。

機關槍的子彈帶要再做長兩倍，那時子彈就夠用了。

長子彈帶容易打絞，——考斯甲推測道。

我可把它盤起來，像彈簧一樣放在盒子裏，就不致絞纏了。

先要量量，看機關槍的子彈帶有多少長，——考斯甲關心道。

還得看機關槍內的彈簧如何，——鮑里斯搶着說，——大概這些彈簧都很弱，所以發生停滯。

假如製出一種像你那手槍一樣的三筒機關槍又怎樣呢？我看那定是瓜瓜叫！要知道，那是用火柴發射呵。

你可想個別的，不用火柴的，想個發火鏈一類的東西；撞針的作用——就像縫衣機針一樣。

我想想，——鮑里斯慢聲說着，閉着眼，在想機關槍的樣式。

可是考斯甲堅決更正道：

我們要一塊來想。

對，一塊想好些，——鮑里斯很高興地贊同了。

可是，他們終於未得在一塊來想。

考斯甲坐在桌前，握緊雙拳支住兩邊的太陽穴，癡呆呆地望着細小的洋油燈光。

他滿面斑痣，那副瘦臉上的神色變得像是悽慘而絕望似的，竟使鮑里斯發慌起來。

——你怎的，牙痛嗎？

不，我的牙不痛，——考斯甲異常精細地一字一字地說出，而姿勢仍未改變。

——那你究竟怎的咧？

考斯甲兩手向桌上一放，聚精會神地望着鮑里斯，簡單、森嚴說道：

——我父親陣亡了！——一眼又望着燈光。

鮑里斯坐在椅子上。想來幫助考斯甲，但是怎樣幫助？用什麼幫助？

考斯甲回過頭來，連咳帶問：

——你能替我在火車上找個坐位麼？

鮑里斯點了點頭。

——今天，此刻，行嗎？——考斯甲又問。——那就走吧。

考斯甲拿出一個用繩子綁着的小箱子，揹上就走。

雪在融化。光條條的樹枝往下滴水。暖風一陣陣的吹着。雖然距春天尚遠，却起的是南風。

鮑里斯找到拉布世金，請他幫幫考斯甲的忙。拉布世金一面用蕨擦手，一面給了助手幾種指示後，就同他們往值日房去，找到一位高瘦的司機馬爾索夫，託他把考斯甲帶到他要去的地點。

拉布世金與考斯甲告別時，問他爲什麼要去。考斯甲眼睛一轉，不樂意地答道：

——我不是自願兵，是我父親早就答應，把我帶到自己部隊裏去。

拉布世金咬一咬嘴唇，就鄭重其詞地說道：

——那你是爲父親去的麼？很對。——於是同他握過手，就拖起在汽鍋爆炸時受傷的腿，一歪一跛地走了。

火車頭上好了水，火爐開着，馬爾索夫喊升火夫，指着站上的掛鐘給他看。

——你這樣是上前線去麼？——鮑里斯深受感動地問。

——上前線去。

——那我也去。——鮑里斯緊緊抓着車頭踏梯上的鐵扶手。

考斯甲擋住路，很小心地往下推他，並急忙說：

——你不要去，要留在這裏。我忘不了依萬、巴甫雷奇，我要到飛機隊去，到那裏後就給你來信，可是你要想咧。自己的手槍還記得嗎？現在你就應該那樣去發明機關槍了。從前我父親來信問候你，稱你是武器匠。

汽笛一鳴，噴出一股白汽，各車箱間的連鍊一響，輪子一轉，火車頭就慢慢爬動起來。

鮑里斯踉踉跄跄地沿站台追。

考斯甲站在車頭踏梯下級上喊叫：

——我要當你機關槍的頭一個射手呵！小鮑，聽見沒有？要辦到呵！——招了招手。

火車飛快奔馳，車輪敲着鉄軌的接縫轟隆發響。

鮑里斯追到站台盡頭，失足撲到地上，爬起一望，只見車尾的紅燈隱約，隨即不見了。

鮑里斯淒慘地走往學校去。

馬斯尼茨卡亞大街是漆黑的，各陳列窗中都空無一物，就像是個無止境的走廊。

鮑里斯走到斯特拉斯廣場，看見屋頂上起了獠牙似的火焰。

火焰一起一伏，忽高忽低，放出一股股的煙雲。

蒙上薄冰的積雪都映得發紅。銀白的月亮成了青色的。

消防隊騎起瘦馬奔馳，濺得雪花亂飛。鮑里斯也跟在後面跑着。

原來是大學失火了。屋頂上的雪水經過溜筒流到街路上。玻璃炸裂飛落，噼吡作響。

鮑里斯擠開人叢，直向大學正門奔去。

學生們在往屋外抬書桌，搬黑板，黑板在架上搖晃着。

直到天快亮時，才把火打熄了。

學生都擠集街上，淒慘地望着燒毀了的空窗架，望着吊在檐板上的鉄葉。

骯髒的冰溜，一見初出來的昏朦太陽，就放着光芒，開始溶化起來。

有的人就地躺在書桌上睡覺，形容憔悴得發白，滿臉都是黑煙。

鮑里斯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打開桌蓋正想躺下時，忽見桌蓋上彫得有海戰圖。他撫摸着凸起的圖

畫，就回憶起道布羅克郎斯基來，彷彿聽見他在高傲地責叱：

——這是我愛的！

於是鮑里斯望望燒黑了的牆磚，緊緊咬了一下牙關，高聲說道：

## （一四）考斯甲來信。軍醫院。告別

這封信是由考斯甲所投入的那航空隊的軍需長送來的，當時鮑里斯不在家裏。信封是用報紙作的，上面打着三個麵包「火印」。

「小鮑，你好！——信上這樣開始寫道。——我不願撒謊，可是，暫時只叫我熬膠水。我的膠水由獸筋和獸蹄熬成，是用來修補被射穿了的飛機翅膀的。飛機師都誇獎我的膠水好。」

我們的飛機是自己裝配的，關於這點，我沒有什麼可以對你說。在每次戰鬥後，我們就把兩架裝配成一架。波蘭人底飛機很好，是「道波」式的。對於這些飛機我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因為我們每次從高空把它們打下來，到跌到地上時都亂得像雜菜一般。這樣一來，我們就沒有可能利用敵機來補充補充。

飛機師都很滿意「馬克新」機關槍。因此當我提到有位著名發明家——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大學底學生想替他們創造一種新式機關槍時，他們總是說，這當然很好，不過，要發明一種比「馬克新」更好的

機關槍是決辦不到的。

我們隊長——葉甫根、尼康諾羅維奇却生了他們的氣，說道：「無論「馬克新」也好，無論「荷吉克斯」也好，無論「勃郎寧」，「科爾特」也好，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他並要我轉達你說，他很期望你，要你現在更加努力學習。

關於依萬、巴甫雷奇的消息，這裏有很多人都聽說過，但大家也是不能解答他那話的意思。有的說，大概在正打着的時候機關槍壞了，所以他說出那句話來。

依我看來，最主要的還是要使機關槍有寬大的射界，可以隨意向任何方向射擊。小炮，將來我們向這方面來想想吧。

我仍舊是你的朋友，你的知己。不要以製膠水見笑。將來的空軍大王——考斯甲」。

鮑里斯整天整天的忙於幫助大學來恢復燒毀了的房舍。學生們都在往房頂上抬頂架，鋪地板，作窗框，裝窗戶。

鮑里斯在工藝學校學來的本事，現在都有用處了。

他成天成夜就都在修築場，吃飯睡覺都不離開這裏，弄得派來幫忙學生的工人都恭恭敬敬稱他為監工同志。

有一次他回到家裏，在桌上找着了考斯甲新來的一封信。信就寫在一頁書的空行內面。

「昨天，——考斯甲用極小的字寫道，——我們的人終於很準確地打下了一架「法爾曼」式的飛機。在這架飛機上設有專門的小高台，上面安着「荷吉克斯」機關槍。觀察手利用這個高台可以周圍射擊。可是這個高台却使飛機師不能連轉自如地作出各種奇妙飛行底姿勢，因而飛機易受打擊。希望你顧及到這點。」

航空機械士助手——你的老友，考斯甲」。

大學裏經過修理之後，又開課了。

要把耽誤的功課補充起來，因此鮑里斯一切精力都集中在學習上了。

可是，第三封信又來了。這封信一開始就談工作：

「在我的飛機上，因裝有特別機械，——聯動器，機關槍是經過螺旋槳來射擊，是當槳葉轉過機關槍口的瞬息間發射的。不錯，有時這機械不聽使用，竟把螺旋槳打得只剩下一些碎片了。我就臨時在槳葉上裝上防護的鋼片。

他們那裏有一個所謂小甲虫，他駕的是「哈佛蘭」機，機上安有三生的七的口徑的砲。據說，他的砲是安在「伊斯班——蘇依查」摩托的汽缸空間。而砲筒則設在螺旋槳軸內。我想替你打下這個小甲虫，那時我就把它的全部結構很詳細地寫給你。他的砲是每三秒鐘發射一次。我就趁這空隙來打他。祝你安好。考斯甲」。

最後這一封信使鮑里斯對於自己的諾言要嚴重地加以思索了。

考斯甲相信鮑里斯有本事，這種信念是從童年時代「阿特蘭特」事件中就開始了，而尋食趕集的日子，修理耕種機一舉更加鞏固了這種信念——所有這些情形迫使鮑里斯要認真來加以思索。

鮑里斯受了考斯甲這幾封信的激勵，當晚就坐在畫板前，想一下子就畫出一幅新奇的機關槍圖式來。可是一連糟塌了幾張圖畫紙後，他認為這種方法一點用處也沒有。

鮑里斯腦海中立刻發生了兩個幻想：發明熱力機關槍和化學機關槍。

他先在槍內不用撞針，而用一種噴火燈，燈火應如脈搏似的噴出，一噴上子彈引火帽，帽就炸裂，子彈隨即射出。這就是熱力機關槍。

化學機關槍底原理如下：不用帶小火苗的噴火燈，而用一種噴水器，噴出一絲絲的特種液汁，液汁一落到不帶引火帽的子彈後孔上，火藥隨即爆發。

鮑里斯由於這種異想天開的計劃興奮到了極點，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發明通知考斯甲，其所以沒有這樣做，只是因為怕信件遺失，有落入偵探手中的危險。

不過，很快他又失望了。

他將自己這種發明的極大秘密告訴涅弗道夫，想博得他的歡呼與讚揚。

涅弗道夫沉默地聽完之後，就發出各種問題，直至鮑里斯不能回答時，才鄭重說道：

——好吧，石比達里諾，你去想想吧，看能不能成功。不過，戰爭是很嚴重的事情，因此，在戰爭中所施用的工具也應當靈活聽用才行，不然人就會賠命的。可是你的噴火燈和噴水器都是不可靠的。

鮑里斯怪懷喪的就離開涅弗道夫走了。

可是這種失望是有益處的。使鮑里斯對自己的工作更加嚴格起來。

鮑里斯鑽到各圖書館裏貪饞地翻閱各種舊雜誌，尋求關於航空武器的照片和說明。雖然這種材料都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可是對於鮑里斯却有不少的益處。

他學會在幾乎完全模糊的照片輪廓上看出機關槍的結構，再加上自己的意見，於是繪出了機關槍結構的圖表。

「馬克新」機關槍是用回擊法射擊，「荷吉克斯」機關槍是用瓦斯氣推動專門活塞來射擊，——所有這些都是運用內燃推動機的原理。鮑里斯對這一原理了解得很確實。現在問題只是使這種推動機能在最少時間內射出最多的鋼鉄。

鮑里斯總想使這種推動機發射的強度比「馬克新」或「荷吉克斯」更大，然而他這所有的追求都毫無結果。

這兩種機關槍底技術原理之簡要完善壓倒了鮑里斯，使他由失望而竟至想完全承認自己無能爲力了。

有一天，鮑里斯決意把所有的圖案毀壞，把滿房間的各種木製機關槍模型折斷，並十分殘忍地承認自己完全無能，正是在這絕望、沉痛、苦腦的關頭，妹妹敲門說，有人找他。

鮑里斯走出到廚房去。



廚房裏站着一位不相識的軍人。

那人通報了姓名，說他是剛從軍醫院出來的，並交出一張手條給鮑里斯。手條是考斯甲寫的，要鮑里斯去看他。

鮑里斯當天就往軍醫院去了。

考斯甲坐在床上，靠着一個大枕頭。臉瘦得皮包着骨，面色又青又白。脖子像退了毛的雞頸一樣，細得可憐。

鮑里斯好容易才認出他來。

考斯甲呆了半響，才萎靡一笑，說道：

——我被那個鬼子打傷了。我給你寫過它，你大概還記得。我的「馬克新」正當最緊張的時候卡住了。這時他就把我：——考斯甲隨便作了個不明顯的手勢。

隨後考斯甲高聲問道：

——你想造的機關槍怎樣？

鮑里斯答不出一個字來。

——好，不要緊，——考斯甲安慰他，——待我好了，一同來幹。我原來也是想一下就可成功的。女侍候人用調盤端了一大磁盃可可茶來。

你喝吧，——考斯甲得意地請道，——我已經喝厭了，還不如喝點酸汽水好哩。——他伏近茶几，拿出一包糖來遞給鮑里斯，慨然讓道：——不要客氣，多用點！

考斯甲待鮑里斯喝完後，說：

——你知道依萬·巴甫雷奇最後想說什麼嗎？——他又伸出那隻軟弱無力的手把鮑里斯底頭抱近自己跟前，面啞然說道：——射排要長，像拉鋸一樣，一氣鋸到底。明白嗎？——他興奮地靠到枕頭上。醫生進來，走到考斯甲跟前，很客氣的說道：

——指揮官同志，會客時間完了。

鮑里斯聽到「指揮官」這三個字就很欣羨地望着考斯甲。

——好，行了，你去吧！——考斯甲冷淡地同意說。可是他又握住鮑里斯底手，低聲道：——你現在出去，容後你就像忘了什麼似的再轉回來！——他又微弱地一笑，補充說：——因為你來了，我很喜歡，再坐一回！

鮑里斯每次到軍醫院去與考斯甲會面，每次談話都使自己更加相信考斯甲所提到的問題是很重大的。——你要知道，——考斯甲說，他呼出的熱氣直噴到鮑里斯臉上，——戰爭雖然完結了，但你不以為今後一切都一帆風順。不是這樣一回事，老弟，這不過是說明敵人祇不與強手作戰，不與他們可怕的人作戰罷了。因此我們需要成爲最強的人，以免人家來妨礙我們。你想挑選同溫層飛行機作畢業試題，可是要遇着「荷吉克斯」一吼，你的同溫層飛行機就會成爲碎片。你知道這句俗話：「菓園越好，小偷越兇」麼？你聽聽吧！——考斯甲從枕頭下面拿出一本小冊子來讀。然後指着書皮，而低聲鄭重地說道：——列寧，——又帶辯護似的解釋：——這並不是我臆造出來的，你看見嗎？

考斯甲一有機會就向鮑里斯詳細講述空戰情形。

可是考斯甲每次都說，誰在技術上佔優勢，誰就勝利。

——若是我先向你開火，並且我的射排又長，擊力又大，這就是說我一定打中你，——考斯甲決然地說。——這是數學定理，一點辦法也沒有。

——那末，個人的勇敢機敏呢？——鮑里斯反問。

——這都是心理作用，——考斯甲生氣說。——吉訶德先生不是也很勇敢嗎，至於談到心理作用，我可這樣簡單告訴你。你還記得威廉、推爾吧，讓他拿起弓箭站在我的對面，即令他比我準確一千倍，我用步槍，再射不準，而第五響也會打中他的。或者再拿威爾士的「墨球間的鬥爭」：

——你是在什麼時候有時間來看完了這些書呢？——鮑里斯驚奇地問。

——時間有的是，——考斯甲笑道。——你以爲在軍醫院裏，只是吃藥嗎？想想看，若是我們也像

66 火星上的人一樣，放出炙熱的光來。那時我們要作什麼？

鮑里斯微微一笑，忽而同憶起童年時代的幻想。

——那時我們，——考斯甲很熱烈接着說，——就可把全世界所有的武器都收集攏來，堆在一塊並加以熔化。然後就可以向全世界人說：你們願意在什麼制度下過生活——是共產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於是，人們自然就會知道選擇那一個；而那些不願意跟我們在一塊的人，就只好請便了；或是像大家一樣的來作工，或是到野島上去和猴子取樂，看他們在那裏誰剝削誰吧。

考斯甲停了半晌又沉思說道：

——當然，資本家有自己的技術，而且並不壞。我看慣了他們的機器，實在有些欣慕。不過我總是想：如果他們那裏有成百成千的發明家的話，那我們這裏就可以有成萬成十萬的發明家，因為我們工人階級的人比資本家多得多，這是應當知道的。技術是我們的切身事業。我們比任何人都需要武器。這就是說，我們應當而且必須在這方面超過人家。——隨後就用自己愛好的語句結束道：——這是數學定理，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看出鮑里斯臉上那幅煩悶、絕望的神情，便連忙說道：

——鮑里斯，你可不要難過。你知道馬克新爲自己的機關槍費了多少工夫？——即而鄭重說道：——二十年。可是你費了多少工夫？可見，這一點也用不着垂頭喪氣。我們還要照火星上的人的精神來幹才行。記着，要讓我來放第一槍。

鮑里斯受了這番鼓舞，一回到家，又從新來整夜整夜的坐着繪圖案，製模型，跑到各圖書館去探求凡可以作爲特種新武器基礎之推動力的論證。

在這一時期中，鮑里斯把現在過去所有航空武器的型式都徹底了解了，竟能在極細微的暗號中斷定出這一機器底全部構造特點。他在這一方面，的確現出了技師底特別天才，不過這種天才還很少就是了。發明之產生猶如溶液飽和時的晶狀體一樣：要有一定力量來推動它。

## (一五) 『前進』合作社

考斯甲傷癒歸隊竟使鮑里斯難過萬分。

鮑里斯給考斯甲送行時，甚至連一束送別花都買不起。

鮑里斯服裝襤褸，褲腿上皺褶重重，上衣像女人的一樣。

這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車站旁邊有些曳有油漆過的膠皮輪車的馬匹站着。

私商們穿的是海狸外套或貂鼠皮襖。

鮑里斯繪圖案掙來的錢都交給家裏了。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作爲自己生活之主要方面的工作上。

他倆在站台上臨別時，關於鮑里斯底工作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因爲他們有着特別高尚和互相體貼的心理以及相處過程中的互相瞭解，此時並沒有提到這點的必要。

在離別時，彼此都深知各人的心懷，這也就是主要的。

鮑里斯依然孤單單的從車站上回頭走去。

熙熙攘攘的莫斯科在鮑里斯耳目中是不存在的。他急忙往洛新諾奧斯特羅夫斯卡走，以便回家繼續工作，繼續那艱難困苦的，與奮與掃與弄得人頭昏眼花的工作。

不過，鮑里斯相信，無論如何，終有成功之一日。

鮑里斯停立在「布拉別次兄弟」技術商店的陳列窗前。酷愛工作器具的熱情竟如往昔一樣的活躍起來。精細完善的工具擺在細緻的絨盒裏，似乎也在透過淡藍色厚玻璃的日光下暖浴着。

然而對於鮑里斯說來，這仍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忽而聽到一陣摩托聲響，在商店近旁停住了一輛破「萊諾」汽車。汽車門上繪着一個黃圈，圈內分明寫得有「出貨」二字。

汽車裏鑽出一個人，身穿寬大的外國大衣，歪戴工程師式的新便帽，閃起一對鮮艷而幸運的眼睛，直向鮑里斯撲來，把他擁抱着。

——傑也夫！——鮑里斯詫異的一聲。

——就是他！——傑也夫把鮑里斯拉到汽車上，一面喊着車夫：——開走！——他哈哈大笑，又是擁抱鮑里斯，又是不住口地談說當年工藝學校的事情。

汽車到了葉里謝也夫飯館近旁，就停下了。

傑也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鮑里斯勸請進去。

這是鮑里斯有生以來第一次出現在飯館裏。

他從鏡子面前經過時，就見到自己的服裝實在與這奢華的飯館太不相稱。

看門人懷疑似的向鮑里斯點了個頭就轉向傑也夫：「這是你們人麼？」當時鮑里斯看見傑也夫那種高傲侮慢的點頭神情，簡直難堪得硬想立刻跑回街上去。

鮑里斯坐在小飯桌前，覺得手足無措，一見堂倌走來，就羞澀澀地請他端碗啤酒來。

傑也夫叫了聲鮑里斯：你個豬，不要多管。隨後又裝腔作勢地向堂倌說道：

——辦桌紳士席，懂麼？——並把大姆指向上一伸。

堂倌點頭一笑，就小心翼翼地躡着脚尖走了。

這頓美酒佳肴，加上滿桌子明晃晃的盃盤刀叉簡直把鮑里斯弄得頭暈目眩。

真受不住，就連化學室中的玻璃燒管也比這裏東西易於對付些。

他滴了一點湯汁到桌布上，就紅了臉，馬上就用手帕去擦。

傑也夫向安樂椅背一仰，望着鮑里斯，哈哈大笑起來。

鮑里斯想到傑也夫的工程師便帽，乃問道：

——你已經在大學畢業啦？

傑也夫微微一笑：

——你是說的帽子嗎？這不過是招牌而已！

——傑也夫喝了一聲：端水菓來，就彎下身子，低聲道：——我給你找份外財，好不好？他不待鮑里斯回答，接着又喊：

——斯切班、依萬納赤，準備汽車！

堂倌把飯巾一揮就向門口奔去。

傑也夫擁抱着鮑里斯，說道：

——老弟，現在我來辦點事情，頂瓜瓜的！你儘管等着穿濶衣服吧！

汽車停在某巷子口間。一個污濁的地下室門上掛着一塊招牌：「前進」化學合作社。

傑也夫走進地下室時，低聲向鮑里斯說：

——你到裏邊，要少說話。要是有人問來，你就東扯西拉的支吾幾句，比如：在牛頓二項公式中絕對數的假設機械學上是……。而在這裏，主要的是要擺架子！

鮑里斯頭昏眼花。

當傑也夫在辦公桌前與人家低聲議論時，鮑里斯就在椅子上呆望着窗外行人的脚步。

容後又把鮑里斯請到玻璃屏風裏面。那夥慫慫微笑而又無事自忙的人們都來圍繞着他。

桌上擺開一張圖案。這是膠糖組合機底圖樣。

一個滿身香氣的禿頭向鮑里斯說：

——類似這樣的組合機圖，你當然可以給我們製一個。不過只是要更複雜一些，就是說，更技術化一些，可以吧？

——可以！——傑也夫喊道。——關於這個問題他還有專門的著作呢！——接着又向鮑里斯問道：——敢問先生，你那些著作是在什麼雜誌上登載過的？

鮑里斯驚惶莫測地瞥着傑也夫。隨後才向那禿頭說道：

「不過這裏一切都好，用不着補充。」

禿頭把肩一聳，眼朝傑也夫一瞥。

傑也夫彎過身來，焦急地向鮑里斯低聲說道：

「傻瓜伙，你要明白，這不待你說，人家都知道。人家是打算用這種組合機獲得貸款。任憑你給他們塞上兩架什麼機器，只要能增加投資就行了。反正誰也不來真正建造的。」

接着，傑也夫挺起身來，向禿頭道：

「鮑里斯、加甫里洛維赤先生認為這要用英國「蘇別爾—牛波爾特」的圖式。並且他已將這種圖案呈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了。」

「那末，我們馬上就訂立合同吧？禿頭把媚眼向鮑里斯一橫，倩的一笑，陡然間又擺出一副嚴肅緊張而猶疑的神氣，說道：——我們現在可以付給你們的定錢：好：三千，再不然三千五：」

「不行！——傑也夫冷的一聲。——五千，不然，設計局就不動手打樣子。」

禿頭回顧同夥們，望了望他們的眼色，伸出四個指頭來。

「四千五！——傑也夫堅持地說了，就坐在辦公桌前，拿過墨水瓶來。」

禿頭帶起同夥們圍上傑也夫。

鮑里斯一站起來就向門口走去。

傑也夫來不及戴帽子穿大衣，眼睛瞪得通圓，拿着破頭鋼筆跑到街上去追趕鮑里斯。

「你怎的，——傑也夫小聲而狠狠地說道，——發瘋了？事情馬上成功，你却來開這樣的玩笑！」

傑也夫把鋼筆一扔，一把抓住鮑里斯的袖子，就往回頭拉。

鮑里斯奮身一轉，揪住傑也夫的前胸，就往牆上一搯：

「你在飯店裏替我付了多少錢？」

「四十個盧布，——傑也夫嚇得全身發抖，嗶啞答道。」

——滾蛋！——鮑里斯把傑也夫一推，就走了。

傑也夫又趕上鮑里斯。踉踉地跟在他的身邊，如怨如訴的輕輕說道：

——小鮑，你到底想幹什麼？要知道，你是我的朋友。那樣的一筆大財！每人兩千五多好！小鮑，你還是想想好！

——滾蛋吧！——鮑里斯站住。——不然我就給你個耳光。

傑也夫嚇得連忙偏過頭去。

當鮑里斯走到街道拐角時，傑也夫喊道：

——喂，要還四十塊錢咧，不然，你就是個吃白食的。

他叫上一輛馬車，又回到「前進」合作社那方去了。

鮑里斯在蘇哈列夫市場上把大衣賣掉，當天就把錢匯給傑也夫了。

## (一六) 螺旋式的星雲

鮑里斯找到了泥炭工業研究院的工作。他在這裏的工作是擬製類似挖土器和大磨肉機的掘炭機與磨炭機。他在研究院設計部中，常常不執行自己的任務而再三再四地繪畫機關槍圖案。

結果，到發薪水時，除扣去他所糟場的圖畫紙費之外，手中只剩下幾個零錢而已。

不過，鮑里斯並不因這特別難過。因為根據內燃機原則而動作的未來機器基礎，業已在他的理想中更加確切地顯現出來了。工作佔據了他的全部時間，而自己的功課也同樣需要努力。製圖職業得不到應有的收入。靠家庭過活又覺得可恥。結果鮑里斯就找了一個臨時工作——在農業展覽場擔任指導員。

無論天氣好壞，鮑里斯都得伴着觀衆到處遊覽，弄得他傷了風並大患濕氣病。



鮑里斯坐在家裏，雙腳發腫，穿着一雙毡靴，疼得非常難受。雨打着屋頂，凋零的樹枝在窗前搖擺。

妹妹給鮑里斯送來一本「空軍通報」雜誌。鮑里斯一頁一頁地翻開看，幾乎全本都是關於農業展覽會的消息，他失望了。

突然在末頁上發現航空短評。

這是關於荷蘭一位學者，弗開爾博士所發明的航空摩托自動機關槍的小評。

機關槍裝退子彈既不是用回擊力，也不是用火藥瓦斯，而是藉助于一種安設在飛機摩托軸上的傳遞機來發射，其射擊速度幾乎與摩托軸旋轉一週的速度相等。

這種摩托自動機關槍，能在一分鐘內射出一千二百發子彈。因此在鮑里斯看來，弗開爾的大名就與那些雄美如鵬，溫馴如鴿的精妙機器不可分離了。

這位資產階級學者底發明使鮑里斯大為震撼。

他不知所措地慌張起來。

他——鮑里斯、石比達里諾，這位羅蒙諾索夫大學底學生，毫無成就的發明家，怎能來與這種良善完備的致命機器——霹靂一聲把所有自動武器原理底基礎震得個天翻地覆的機器相匹敵呢？

鮑里斯感覺到這種突如其來的不幸是應當即時加以提防的，如是堅決拋棄一切，埋頭工作。他把無數的構造圖表組成爲無數的方案。但始終沒有結果。

希望偶然成就一個好的構造方案嗎？不行！

鮑里斯明白了，既然自己因探求而墮入了絕路，要想超脫出去，出路只有一個：創造出獨立、新穎、珍奇的自動機原理，藉此解決自己抱定的任務。

一切都要從頭做起，首先要研究運動律底初步基礎。

有人介紹石比達里諾到齊米良節夫農業研究院水力學試驗室去擔任渦輪機的設計工作。

這個工作異常複雜，需要鼓起全副精力去做，然而鮑里斯却沒有一分鐘不在思索自己的機關槍。

在他的眼簾內常常不是渦輪扇，而是一些別種機械零件閃耀着。鮑里斯爲要擺脫這些糾纏不堪的思想，於是放下繪圖板馬上跑到圖書館去。

隨便挑出一本書，坐下就讀。

有次他從書架上拿到一本厚書，書中所說的是宇宙，天體機械學諸問題。

鮑里斯本想在這渺茫虛幻的方面來擺脫追求中的苦悶，使自己得到一點暫時的休息。

「渦輪機中水呈螺旋形運動，星雲之螺旋形運動，星雲之形成——這一切都是同一程序所表現出來的現象」。

該書開頭就是這幾行字。

渦輪機中的漩流，比太陽系大若干倍的宇宙體，同樣都是服從機械學底總規律的！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鮑里斯站起來，抓住水瓶倒了一杯水，沒有喝，竟走到洗臉盆前，把水澆到自己頭上，又去抱到書看。

「螺旋形運動是最簡單最完善的運動」鮑里斯又往下讀，一對急得發腫的嘴唇，連連地不停動着。

他走到窗子前面，把窗框一推。窗戶慢慢開了。

蔚藍無際的宇宙，在莫斯科上空打起吶來，星在沉思地閃爍着。

鮑里斯站到窗台上，兩腿直抖。

他坐着，兩足下垂。此刻，除了沉默而碧藍的深空之外，他什麼也不想看見。頭熱，口渴。

他抬起頭來。寂靜的太空好像是在毫無聲響的蠕動着，動得那麼靈巧，不可思議，不可捉摸。

猛然間鮑里斯舉起一隻手來，向着天空，一字一字地唸道：

——把螺旋狀星雲運動的公式與渦輪機內水的運動的公式連合起來！構成旋轉前進運動的總公式！

他向上一蹿，兩腳站到窗台上。

房門口的那個掃地女工瞪直了眼，把條帚揮得像搨扇子一樣，面色嚇得就像見了妖怪或自殺者似的。鮑里斯跳下到房裏來，側過掃地女工，順着樓梯，磕蹬、磕蹬地就往下跑。

掃地女工走到樓口上喊道：

——瘋子！忘了帽子咧！

鮑里斯站住，沉悶地望了望掃地女工，然後鄭重說道：

——好！現在我就來運用這個公式吧。

石比達里諾把門一開就奔到街上去了。

## (二七) 發明家

發明——本來就是夢想。不過要這樣來夢想：使得夢想與現實間的距離相差得極短才行。馬克新為發明自己的機關槍，曾費了二十多年的工夫。

石比達里諾根據星雲的螺形運動論而發明出旋轉前進運動底公式，並以之應用於速射武器——自動槍上，差不多也有三年光景了。

機器上的一切零件都設計好了。不過主要的是各零件間互相動作的結構法仍沒有規劃出來。圖案的一點一線都無聲無嗅地躺在紙上。

若是按照這些載有無數方案的圖表，把內中的東西都用鋼鉄製成的話，那石比達里諾的宅院就會被一大堆許多噸重的鋼條鉄片所埋沒掉。

成為自動槍原理的方程式——鉄一般堅實的定律竟成了石比達里諾的良友，同時又是他的暴君。

機件製作得分毫不差，乾脆準確的機架業已裝成。可是剛一開動，就因為一點微小差池，使全部工程都慘然塌台了。

接踵而至的這幕悲劇帶有鉄面無情的規律性。尤其在一件事情似乎已經做得百般就緒的關頭常常發

生這種現象。

鮑里斯創造這種機關槍，完全是孤軍奮鬥的——只有他與圖案。

他不能向任何人領教，不能向任何人求援。

因為他的發明已經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國家的專有品。他要在國家面前負責保守這一發明中的秘密。洩露這一秘密就是等於消滅武器的霹靂力量。所以他這工作底內容，甚至連向自己的父親也沒有說過。

有次石比達里諾在莫斯科街上碰見了傑也夫。後者仍舊是衣裝潤綽，容顏豐滿，帶起一副幸運的笑容，一見到鮑里斯，儼如彼此間沒有任何隔閡似的，撲向前去就同他緊緊握手，絲毫也不注意鮑里斯對他的厭惡神情。

傑也夫挽着他的手，併肩行進，說到自己現在已成了發明家，從衣兜裏掏出一捲特許證來，臉上現出高傲自得的神氣。

這原來是些汽爐永備針，單身汗用的袖扣，收放在小匣內的磨肉器等專賣證。

鮑里斯譏笑似的看着傑也夫，把紙捲交給他，說道：

——防煙毒的煙嘴——這個天才的發現也是你的吧？

傑也夫把特許證放到衣兜裏，不慌不忙地將鮑里斯從頭至腳打量了一遍，說道：

——你還是一事無成嗎？——停了一會又裝出憐憫的神氣說道：——從前有個時候我們還認為你是很有出息的。可惜你還是毫無成就——接着，又冷淡地問道：——你現在倒底幹什麼？作工嗎？

——作工。

——在什麼地方？

鮑里斯望着傑也夫那副飽滿自得的面孔，想到他這毫不操勞而養尊處優的騙子手，覺得心中怒火騰騰，恨不得一下傾吐出來大叱他一頓。他，這個惡棍竟把鮑里斯看得像笨虫一般，其實他：。鮑里斯忽的一驚，把想來辯護自己的話掛住了。他這種突如其來的弱點使自己羞得難堪，不得已祇好抱歉似的把兩肩一聳，輕的一聲：

——在一個地方替人家畫圖而已。

分手時，傑也夫要鮑里斯給他打電話，可是，沒有告訴電話號碼。

機器在零件方面的進展還是非常之慢。只有幾組零件已能準確動作。但這只是機械的一部份，到成就一架完整的機器還遙遠得很。

他有次收到考斯甲由中亞細亞寄來了一封信。

考斯甲在與當地匪羣作戰的航空隊中服務。信上很簡短地寫道：

「一颯起熱風來，極細的灰塵飛得那樣高，竟鑽到機器裏來。灰塵沾在機關槍零件的滑油上，變成濃厚的泥渣，阻礙機關槍動作，泥渣擦起零件來就像堅砂一般。地面上熱到六十度，滑油不是被蒸發，就是流走了。這樣一來，機關槍就卡殼了。有時，從密雲中一飛出來，飛機和武器上都蓋了一層濕氣，再往高飛，一到溫度低的地方，機關槍就凍住了。這時若發現敵人，機關槍不聽用，那就完結了。請注意」。

鮑里斯顧及到這點，又來修改機械底計劃。

結果，至第三年底，世界上唯一無二的超速自動機關槍圖案告成了。

石比達里諾把自己的圖案用映寫紙畫了幾份寄給軍事發明機關。

倒也奇怪，這時他正是悲喜交加；他與歷盡多少苦痛、快樂而成了至親至愛的事業分離時的惜別感觸，竟和大功告成時的無限歡心相伴而來。

鮑里斯開始準備作為研究院畢業考試的圖案。

他由于自己的嗜好而同時選定了兩個試題：水上飛機與航空摩托這兩個圖案。

研究兩個圖案，既可參閱極豐富的書籍，又可向各教授質疑問難，這該是多麼有趣呵！但鮑里斯在研究機關槍所養成的一種習慣，使他有時在回答教授的問題時，竟突然半途中止起來；有時在研究室工作，竟把計劃草案自動抓在身邊，又小心地把它們毀掉。其實這是不需要的。

學生們每見石比達里諾的這種怪異舉動，常時嘲笑他。

石比達里諾對於自己機關槍的命運是完全放心的。他既把機關槍交給國家，國家自然知道怎樣處理。他的兩個畢業圖案都交卷了，並獲得工程師底高等稱號。

## (一八) 自動車

一個摩托大唱起來。

它唱的是高音「拉」，把調子拉得悠長、清脆而有力。

這個外國「名角」在自動摩托科學院的陳列場上唱獨腳戲，引起附近居民驚奇不已，連擠在場子旁邊的構造師都狂喜起來。

螺旋槳的旋轉速度超過了聲音底速度。

槳轉成了一輪圓光，若拿紙片向它邊緣一觸，就立刻裂成碎條，細得像掛麵一般。

這原來是外國技術的拿手好戲。

當它來到我們這裏的時候，正值我們蘇聯汽車製造業的長子「HAMM」式的小汽車，在自動摩托科學院底院子內，轉着軟弱無力的摩托，咳咳哨哨，又打噴嚏，又噎汽油，在那裏蠕動着。

研究院有位綽號執袴公子（因他極力模倣英國人的習氣）的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他一手按着頂上的分髮（免得被螺旋槳的風吹散），不勝感慨之至的說道：

——真是鶴立鷄羣。亞洲的弟兄們，你們看對不對？我個人覺得是如此。

米庫林與克里莫夫面面相覷，不知所答。

這句話真說得挖苦，然而又很近乎事實。

米庫林終於忍不住。馬上走到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跟前，對準他的耳朵，猛的一聲：

——我們要超過這隻鶴，讓你相信吧！

我相信，一定不成，——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咆哮的一聲就走了，他那副神色：似乎費阿特式

摩托之優於我們的摩托，乃是 he 個人的優越一樣。

石比達里諾自進入自動摩托科學研究院充任構造師後，他很苦悶地感覺到，在研究院的構造師中有

兩個不能調和的敵對集團存在。

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所代表的集團認為與外國技術競爭是毫無意思的，只須把外國人的最簡易和無庸爭議的摩托拿來加以做造就算完事。

青年集團——米庫林，克里莫夫以及其他等人——則堅決主張利用外國摩托製造業中的最新模樣，不是爲了做造，而是要採取較好的摩托作基礎，來創造嶄新，完善的蘇聯摩托。

這時石比達里諾的職務還只是改善旁人的計劃草案。然而他在這一事業中，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經驗都供獻出來了。

飛機摩托的重、力比例是一公斤等於兩匹馬力，而機關槍的重、力比例是一公斤等於二十四馬力。石比達里諾在研究武器時所養成的嚴守重量規程的習慣，現在也帶到摩托製造業中來了。

石比達里諾認為在研究院所發生的事件，只不過是各人對技術的觀點不同的結果。而他在內心上，却斷定這純粹是天才、能手與蠢材、庸人、懦夫間的鬥爭而已。

中央機關報登載出一大篇關於蘇聯汽車運輸問題的論文。該文作者根據俄國落後，不慣於使用技術的理由，而主張國家不用現代汽車，而用自動車，該車發動機之粗笨，形式之古老，儼如一六八〇年牛頓頭一個自行車一樣。

這篇侮辱國人的著作，引起了冲天的怒火。

——我們應當回答這個混蛋東西。要來它一個集體的回答！——石比達里諾從桌子上彎過身子向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叫喊起來，他並不覺得他的衣邊已浸到湯盤裏面。

忽的有個人站起，拿着凳子直敲地板。另一人又大聲喊道：

——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你就是那樣想：不是從歐洲來的東西，總歸是不中用的。你難道不是這樣想嗎？

——爲什麼克里莫夫的摩托直到現在還沒有大批出產？

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站起來，臉龐得發青，鼻子白得像一塊石膏。

他拿叉子敲着玻璃水瓶，極力霎着眼，就像是想把眼珠吞嚥下去似的，嘎聲說道：

——同志們，我不得不，同志們，我不得不……——忽然尖的一聲：——要求大家停止對中央報的武斷抨擊！——接着把凳子一丟，就踉蹌踉蹌向門口衝去。

石比達里諾擰着被菜湯所浸濕的衣邊，一面向周圍驚愕不定的構造師們說道：

——我們定要拿出一種自動車來，讓他們看看：

——那就請你們試一試：坐起「HAMM-1」的汽車把你們的反駁信送到編輯部去，那裏定會誇獎你們，他們一定很喜歡，說你們把關於自動車的理理想實現得又好，又快。

石比達里諾瞭了一眼：

——我們當然可以坐起「HAMM-1」的汽車把這封信送去，可是等到去領回信的時候，你們可以看到我們要坐怎樣的汽車回來。

第二天，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把所有構造師次第叫到跟前，笑嘻嘻地請他們忘掉昨天的事件，並居然允許青年集團去利用外國所有超牌汽車的一切優點來擬製新汽車。

石比達里諾也列在該集團內。

這次石比達里諾興奮愉快，滿懷着將來工作的熱忱和計劃，回到家裏去。

他一到家，見到書桌上放着一個紙包，上邊打得有蠟印。他兩手直顫的打開了紙包。在印有赫赫的機關名稱的滑光紙上寫道：

「你的機關槍圖案，是空想的，不值得注意」。

79  
飛過大西洋的消息傳來了。飛機師底功績及其特種飛機底優良質量，引起研究院全體青年之興奮讚



80 揚。於是決定捐款以便致電巴黎向飛機師道賀。

石比達里諾拿着捐款單子沿桌招募。

——喂，愛國瘋子，這你們還有什麼話說？——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一進到繪圖室，就往椅子上坐，把一隻腿擱到另一隻腿上，搖晃着尖頭皮鞋，質問似的望着構造師們，這樣說道。

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之來到，以及他的發言使大家都感覺到非常掃興。的確是沒有什麼話可說。

米庫林默不作聲。沈悶悶地望着窗外銀灰色的天空。這時他豈能想到：幾年以後，契卡洛夫與格羅莫夫將會乘着正是裝置有他——米庫林發明的摩托飛機，完成轟動全世界，經過北極到美國的飛行呢。克里莫夫彎身繫皮鞋帶。

石比達里諾把捐款致賀電的名單揉成一團，無精打彩地就往衣兜裏塞。

——需要幾百年，——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一手搭在椅背上，洋洋得意，一字一字地說，——要使人養成這種自然貫通到現代機器底複雜技術中去的精妙知識，還得幾百年。——他摸了一下領子，又懶洋洋地說道：——人家那裏有歷代相傳的特殊心理遺產，而這裏：

石比達里諾怒氣騰騰，狠狠的把眼睛一橫釘着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那種緩慢抑揚的動態，忽然高聲道：

——這裏，特別堅決地相信，不管那現存的特殊心理式的東西如何用一切力量從中阻難，而我們一定要壓倒橫渡大洋的飛行。

寂靜。

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站起來，把一把椅子放在面前，兩肘搭在椅背上，就像在講台上演講似的，清清楚楚講道：

——我是個老工程師，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技術，我懂得什麼是技術上的愚昧無知，我是在同技術

上的蠢舉作鬥爭，而你們：你們：

阿拿托里、依格那切維奇兩肩直抖地走掉了。

石比達里諾又慌又氣地望着他走。

莫非是他錯了，而簡單的來欺負人嗎？

石比達里諾與一位科學院會員——我國極著名的數學家之一——克雷洛夫很要好。

克雷洛夫在煤油新迪加充任顧問。

有一次，石比達里諾在報上，看到關於煤油庫起火的消息。他受了這種重大損失的刺激，就來研究煤油庫起火的原因。這是因為煤油庫內積聚得有容易燃燒的蒸氣。如果在煤油池的空間裝上如淡氣之類的中性瓦斯，那末這類瓦斯就可以成爲保護煤油的障膜。煤油池內裝有鈍性瓦斯，就是把燃着的火柴拋進去，也會立即熄滅的。

克雷洛夫贊同了石比達里諾的意見，並提議要他到煤油研究院兼職工作。

在安靜的辦公廳裏工作，該是如何舒服，一聽到克雷洛夫在看過自己青年學生的研究作品後所加上的讚許的指示，該是如何高興呵！

這些作品都用文件夾夾上，整齊嚴肅地擺在書架裏面。

要來實現這些深慮熟思出來的東西又該如何困難啊？

經過海洋的飛行，豈能不使石比達里諾從新猛省，想到人家這個雄強的飛機將會帶來怎樣嚴重的威脅？弗開爾式機關槍就引起這樣的猛省。

因此，石比達里諾就不再去找克雷洛夫討論關於裝設有水下翼行駛如飛的水上飛船的新提案，而往國防人民委員會去，決意無論如何非達到自己那一目的不可。

## (一九) 嚴重的談話

——黨說：

——我知道，黨說什麼，——一個帶起幾顆菱形領章的軍人說道，——究竟你想說什麼？

——我就是想說這個，——石比達里諾怒冲冲地說。——黨說我們國家應當成爲工業國家。難道軍隊不是國家的嗎？難道軍隊不應當工業化嗎？

——好，往下說吧！——這位軍人稍稍向前彎起身子。

——我們應當用技術打仗。你知道這是誰說的？這又是向誰說的？

——向你們說的，——軍人肯定說。

——也是向你們。

——首先是向我們。

——可是你們拿什麼去打弗開爾式的自動槍？

——軍人彎下身，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放在桌上，指着說道：

——我想，就用這來打。

——石比達里諾一驚，望着包上附有一些殘缺不全的蠟印。

——這個機器直得注意，——軍人繼續叙說它的各種效能。

——石比達里諾聽着，心房頓時緊縮起來——這一切都與他那機器的效能相合。

——這種機器會有麼？——他低聲問。

——一定會有。你往哪兒去？等一等？！

——軍人走到門口，攔住石比達里諾。

——現在一切都妥貼了呀！——石比達里諾興高彩烈地說道。

——還不完全。你究竟怎樣，不願完結自己的工作嗎？

——怎麼是自己的？

——很簡單。

軍人把石比達里諾請到圓椅上，然後對他敘述怎樣在案卷庫中找到該機關槍圖案的歷史來。他說，這是抱着一定目的潛入發明管理處的人，故意把該圖案藏到那裏的。敵人總是極力先來解除我們的武裝，然後自己却拿起武器來：

石比達里諾順着戈果里蔭道走去，一手按住側邊衣兜，衣兜內面放有一張到某武器工廠去的證書。他應當到那裏去作出他所發明的機關槍樣品來。

戈果里坐在圓椅上，圍着褶疊重重的古銅袍，現出一副悲憤抑鬱的神色。一輪明月，泰然自若的在碧藍的天空中浩蕩。

石比達里諾穿過秋葉飄零的樹叢，越過燈光照耀的廣場，經過一棟棟——窗口現出稀花色燈罩的房舍，總是向前走着。

他忽然後悔，爲什麼走這「A」環路，而不走那長過兩倍的「B」環路，如果是走這條路，那他可以走個通宵，能於把將來工作的一切細情小節都詳細的思索到。

## (二一〇) 武器匠底城市

83  
假若我是這個城市蘇維埃主席或蘇維埃代表的話，我就主張該城的徽識是一個鋼盾，盾上鋪着一塊塊用放光的珊瑚磁和凸起的古銅做成的田地，盾之邊緣架得有手槍，馬刀，步槍；懾懾凜凜的刺刀鋒刃圍護着這逼青地中間的美麗花園，花園內長滿了由極薄的鋼片製成的花草和樹木。

因為該城是我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歷來繼承有我國人民中熱心的武器匠們底光榮傳統。城內街道上沿乾渠一帶，至今還存有古老的、多孔的鉄欄柵。從前有個時候，這些渠溝裏盛滿着激怒般的流水，水沖動木輪，木輪就轉動那鏟刮鑽有長孔的鋼桿即槍筒的機器。

精通自己手藝的特等匠人就住在這裏。

今天他們繼續着由最古時代匠人所傳下來的光榮。他們以自己的藝術來與古代武器匠人之不可思議的藝術競賽而創造出新的武器，關於這種新武器業已構成了民間故事。

你不要去探問該城居民的職業。如果要問，那你就會陷於可笑難堪的地位。被問人將很鄭重地望着你，答道：

——我是麵包匠。

你再去問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他們都會同樣是很可笑的來答覆你，那你經過這番詢問再離開此地時，一定認為此地的居民都是餡餅匠、麵包匠、點心匠了。其實這是不對的。

要保持自己事業秘密的信念業已世世相傳，牢不可破的深入人們的血液中，亦如該地用各種武器機件名稱來命名的大街小巷始終沒有改變一樣。

石比達里諾來到這一城市，提着箱子沿街徘徊了很久，因為任何一個居民都「不知道」他所要找到，的那個工廠的地址。他一問來，大家都搖着頭說：這裏根本沒有這樣的工廠，同志，大概你是找錯了城市。

石比達里諾經過無窮的周折之後，結果還是親自找到了他所要到的工廠。

實驗部設在一間低敞的紅磚側屋內，窗戶上都安得有粗鉄絲網。

從厚得像要塞砲砲眼一樣的牆洞內，透進幾道細光。

武器匠人們疾首蹙額，帶着不滿意的神氣在看石比達里諾的圖案。本來這些人很會隱藏自己的感觸，

不過此刻，他們不是在試驗武器的質量，而是在試驗創造武器的人。

——同志，怎樣，兩個星期可以製出頭一份樣品來吧？——一位身材高大，尖細鬍鬚的工程師問石比達里諾。

——怎麼會要兩個星期！他來作，一個星期就可作成：這個青年同志，有的是本領。——另一工程師附和說。大家都叫他是法傑伊赤，這究竟是他的姓或父名，無從知道。

隨後法傑伊赤很開心地說道：

——其實，剩下來的只是一些小事情。作成就完了！要知道，就沒有你，鏗匠也作得成的。

石比達里諾站起來，默不作聲地走到桌子前面，把圖案捲起，用一條帶子捆上，轉眼望了望周圍的構造師們，清析響亮地說道：

——我到這裏來，爲的是製出這個機器。一年，兩年，十年這種數學，現在對於我是沒有興趣的。待機器做成後再計算也不晚？

——這個同志對於我們的工作上是很適宜的，——法傑伊赤聲明一句。

那位瘦長長的尖鬍子也穩健有度地說道：

——具有別種性格的人也就不能作這種工作。

當場一位發明家——有不少武器是用他的名字——馬上就請石比達里諾搬到他家裏去住。

福道爾、瓦西里維奇家裏蒐集得有極豐富的武器標本。他把滑機油放在跟前，親熱地低聲說道：

——好，現在就請你們吃點新鮮油吧！——於是用最清潔的布塊輕輕地擦拭零件。

滿腹熱情的武器匠人，他們以自己武器自豪，總覺得自己的武器是具有特殊質量的。

——蒼蠅算什麼？——當着福道爾、瓦西里維奇聽人講到某個特等射手時，他總是動氣地說。——

就讓蒼蠅滴下一粒屎，我的兒子考拉也會打中這粗屎的。我們全家人的眼睛，都銳得像鷹眼一樣。

瓦西里維奇有一枝很特別的鳥槍，他說，有次他太大意，竟裝上了三倍的火藥。當剛一開槍的時候，就見到槍筒登時澎湃，漲得幾乎像水泡一般，瞬息間又縮回原狀。嘿，你看，這樣槍筒的鋼該是如何富有彈性啊！

——你不信？再說一件，看你又說什麼！在一個工作間裏，上面是半圓棚，下面是鉄地板，老頭們

圍着皮圍裙，蘇油把鬍子和手都濺成了綠色，他們拿起錘頭來捶直彎曲的槍筒，其彎度之微小甚至用最複雜的測量器也不容易發現出來。難道這些匠人的眼力，能說不像鷹眼？他們的手，能說不像神手嗎？何況他們用簡單的鑽，鑽不到幾下，就能使子彈腔中具備了超等武器的特質，或者像他們所常說的，近衛軍武器的特質呢？

要是親眼看見這一切之後，就不難相信他的那枝烏槍筒真是漲得像水泡一樣，又因其彈性而即刻恢復原狀了。

石比達里諾如同發了迷似的，一連幾點鐘的站在雕刻匠底製作台前面，望着這般神秘的匠人工作。

他們在獵槍槍門上刻上一幅獵景，精詳盡至。一塊極小的空隙上竟繪出如此完備的一幕：一個獵人打中了野鴨，還在得意洋洋地捋鬍子；這是他們用極細的雕刻刀刻成的，細緻到了極點，只有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每根鬍毛來。並且這個圖畫還是帶色的。

獵人穿的是紅大衣，戴的是藍帽子，上邊還插有一根淡紅羽毛，一隻高條條的獵犬沿着綠蔭奔去，那個白兔立忙隱藏在黑樹叢裏去了，遠處是一道淡藍色的河流，而盜色的浮雲就高掛在蔚藍的天空中。這種顏料是由鋼製成的。鋼自己裝飾自己。原來鉄在熔鍊時，上面有一層酸化物，即所謂晃花。這種閃色是依熔鍊時溫度之大小而變更的。鋼經火就煉得出顏色來——難道這不像是幻想嗎？

石比達里諾有次由於過分的驚喜而喝的一聲：

——阿夫傑依亦，你是一個真正的美術家！應該把你的事寫出一本書來才對！

阿夫傑依亦默不作聲，仍然煉他的鋼片。過了一會，說道：

——我的兒子才真是技術業上的美術家哩。——隨後，他又從自己的高凳子上慢慢轉過身來，正言厲色說道：——我不過只是替人們助助興吧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美術品，而是厲害的武器。想要過快活日子，就要作出驚奇的武器來。你聽見過我們這句俗話沒有？

匠師待了一回，沒有聽到答覆，又低頭去望那燈口，燈上放出五光十色的燈火底光芒，正照耀着他那波起皺紋的高額。

## (一一一) 第一架機關槍

也許這天是該換上一套新西服，穿起一雙特等黃皮鞋，請個音樂隊，開瓶香檳酒，拍個賀電，或者是頭天夜晚飽飽地睡它一頓也好呢？

可是，一樣也沒有辦到。

石比達里諾通夜沒有睡覺。天剛一亮，他就站到工作間門口，濕氣把他浸得縮成一團，一心等着上工的汽笛聲。

再沒有人比發明家更迷戀於自己工作的。再沒有人比武器發明家更不能忍耐和更敏於猜疑的。石比達里諾想一切都親自來製作。

他想親自從鋼上截出機器所有的零件，親自把這些零件打磨光，親自拿幾何規來量，親自放在火上去鍛煉，又親自下油去浸洗，他想最先來把機關槍裝置好，最先來上子彈，最先按發火機，最先聽見自己產兒的呱呱聲。

當未來機關槍底第一個零件從鋼上截出時，這個一逝不返的剎那間是無法追念的。

匠師安尼康諾夫並沒有理會這位發明家，只是把一塊鋼放進機床上，看看工作圖案，就開了電門；銳刀向鋼塊一砥，那放出淺藍色光的第一道刨花就出現了。

石比達里諾站在鄰邊那座機床跟前。連午飯休息時都沒有離開一步，到下工汽笛響了之後，他仍不肯拋開工作。掃地女工氣咻咻地拿起濕布就在他的脚旁拭擦。工作間已黑暗無人，而石比達里諾還在彎着身子注視各個切刀，簡直忘乎其形，連當前的時間和地點都感覺不到了。他怪出神地望着那些由推測擬成的圖案而竟然變成有形、有重、有硬度的真實活現的東西。

石比達里諾由于這種熱戀的強烈感覺，而學會鑑別出那製造自己機關槍零件的機器之細微可疑的響聲來。一發現這種聲響，他趕快就跑到可疑響聲的機器前探尋原因。有次，他看見一個替他製零件的鐵



匠滿面愁容，因而猜疑到，這個人的家中定有不如意的事情，這樣就會影響到他工作上的仔細性，於是他懇切地去詢問其情緒不佳的原因，並表示決意幫他的忙，不管他需要什麼。

鋼鉄也不知使他受過多少苦惱呵！他對每個螺釘都要猶疑一番，要刮下一點薄屑，拿到試驗室去，試驗其堅固，種類、力量、性能，他時而高興，時而煩惱。

在這些時日內，石比達里諾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機關槍上面。要是人們有他在場談起與他工作無關的問題時，他總是驚愕失色地望着人們，聽不懂他們說的什麼。

——鮑里斯同志，你這樣不行哩，——機匠巴托夫說，——你累壞了，要保重精力咧！

——請你不要担我的心，——石比達里諾簡單一答，就奔向倉房硬去交涉較好的切刀去了，他知道管倉房的人很吝嗇，這種切刀他是不肯輕易發給的。

最後，全部零件都製成了。這些新穎的，淡青色的零件擺在潔淨的台架上光輝奪目。

機匠巴托夫和石比達里諾就開始來裝置零件。

裝置時是一片寂靜，這片莊嚴的寂靜，就像是在給病人施手術一樣。

小巧精幹的機關槍擺立在機床上了。

人們鄭重小心地把機關槍搬到射擊房裏去。石比達里諾跪在機關槍前，裝上子彈帶，隨後握住槍柄，回頭望了望自己的同志們。同志們都默默地點了頭。

石比達里諾把發火機一按。

響了一聲——就完了。任憑石比達里諾怎樣用指頭使勁地去按那冰冷的發火機，始終毫無聲息。

機關槍一聲不響了。

石比達里諾站起來，拍拍褲腿上的塵土，又難過又抱歉地向巴托夫一望。

巴托夫，鎮靜地忍住他這一望，簡單說道。

——還有地方不適當，要再看一看。

緒。

於是又把機關槍卸開，一大堆零件擺在板子上。

又重新計算，重新拿到工作間去。把每次重新挑出不能使用的零件，確切附上號碼，包捆起來，用錘頭輕輕壓匾，不使任何機件偶而遺失。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個學者屈維依照偶然尋得的一點太古動物骨骼，而終於製出該動物的全部骨架的事實。同樣，誰若是需要，誰也就能夠由偶然拾得的現代武器的一個零件而推想出全部結構來。

武器匠之善于精細地保守自己國家的秘密，亦如他們從前爲幫助自己人民而善于騙哄警察一樣。

一九〇五年，工人戰鬥隊請求武器匠供給一批武器。而當時要想從工廠中拿出東西來，不用說一支槍，就是一個釘子也不行的。在槍件塗光的工作間中，熱汽和潮濕儼如澡塘一樣。零件上的油膩先在這裏鹼水鍋中洗淨，然後拭乾，再敷上一層氯化錒——銹油。此後再用酸性鹼擦磨，用軟絲刷掃，一直把零件刷得像烏鴉翅膀那樣的黑藍色爲止。

零件每經過這一手續後，就用水洗滌一次。工人們就是從這種含着酸性鹼性、烟霧騰騰的液物潺潺流出的水渠中，把武器輸送出來。他們將武器零件繫在小木板上，拋到水渠裏。在水渠通河的口上有工人戰鬥隊員值班看守；他們撈出木板上的零件，淨去油膩，然後裝置成槍。

從前，工人有很多方法爲革命事業偷取武器，而現在他們又有更多的方法來保守這種武器，那怕極細微的螺釘都不讓人盜走。

春天開始了。風經過樹林吹來一陣陣溫暖而酸澀的氣味。

雪很快就融化了。

土內的陰水浸透了牆壁，淹進了地下的舊射擊房。新的，水門汀牆脚的華麗射擊房，還沒有準備就緒。

石比達里諾協同機匠用板子釘了一個木筏，浮在該射擊房的污水中，把自己的機關槍架在上面。這

90 架模樣機關槍要在該射擊房內經受長久的試驗。在射擊過程中來把不完善和需要改造的部份都陸續尋找出來。

射擊一開始時，就將射擊房的電燈震壞了，碎玻璃片落到水中吱吱作響。潮濕得發霉的頂棚低得與人頭接連起來，使他們在自己的薄筏上不得不彎起身子來工作。

石比達里諾與機匠登在黑得伸手不見掌的射擊房內，好像是被包在一塊大煤炭內一樣。他們只好連摸帶探地來裝子彈。

寒冷的潮氣浸透了骨骼。一到休息時，他們就把凍僵了的手指溫在機關槍的熱筒上。

機關槍射擊時的情形是這樣：

在慢射時，槍筒噴出脈搏般的紅火焰。速度加快，則槍筒就如噴火燈的噴口一般，長上一個幾乎是不動的燐色的截頭圓錐體。

這機關槍的響聲是按一個音律，它與任何響聲不同，祇有超速旋轉的巨大摩托的聲音與之相似，而射擊的武器是決不能發出這種響聲的。

可是機關槍忽然又卡殼了，不是在射擊開始時，就是在射擊的中段或是在末尾，總不能把子彈一氣射完。

他們燃着燭，小心拆開檢查一番，牢記着機件卡殼時的情形。

室人的炭氣，熱溫溫的鑽入人的肺裏，馬上，頭就昏疼起來。寒冷的潮濕一直浸入骨髓。頂棚上沉重的水珠彷彿是在計算那逝而不返的時間，均勻地，一點一點往污水中滴着。

石比達里諾毫不覺得夏天是怎樣過去的。甚至在炎熱的時日他仍舊穿着毡靴；腳在患風濕病，痛得很厲害。在被水淹着的舊射擊房內，氣候沒有改變。機關槍的缺點現得一天比一天少，因而他更加懷疑，更加長久地試驗。

後來他們搬到新的射擊房中，這間射擊房子又暖和，又寬敞，有很好的氣窗，整個射擊房內裝滿了

各種測量儀器。這裏可以不用穿短皮襖，也不用戴帽子了。因此，雖然外邊已是秋天，而對於石比達里諾說來，却彷彿是春天開始了。

暖和的太陽高懸在五光十色的秋林上。

有天休息日，福道爾、瓦西里維奇底兒子尼古拉請石比達里諾同他到城外去散步。

起初，石比達里諾連聽都不願意聽。他面孔削瘦，兩眼凹成了坑，臉皮上沾得有一層火藥烟點，自然是不便顯示自己的容顏的。

白白去荒廢一整天——不行，沒有功夫！

尼古拉繼承自己父親這位發明家底剛烈天才，深深了解武器匠的癖性，於是設計道：

——鮑里斯，我想同你到部隊上去。離我們這裏並不遠。到打靶場看看，同人們談談話多好。

石比達里諾馬上同意了。

城外確是妙不可言。

在石比達里諾看來，一切都像是初次看見的一般：他注視着鄰近的小樹林，甚至以為那些年輕幼小的樹兒都在恭恭敬敬地迎風點首，表示敬意，而冰冷的，青蛙般的水窪又只愛幽靜，不喜歡風，每當風一刮來就現出愁眉不展的神情。

尼古拉望見石比達里諾正在微笑，即驚異問道：

——你怎麼的？

——沒有什麼，——石比達里諾答道，——這裏好極了！

經過一點鐘，他們已到達部隊底防區。這地的人都熟識尼古拉，大家很高興的來迎接他。

一塊在靶場上用步槍打靶，特等射擊隊底紅軍兵士們比他們射得好。

於是尼古拉滿不服氣地提議道：

——要用機關槍打中蠟燭的火頭，你們可成嗎？

紅軍兵士覺得有趣，於是找到燭頭，點燃，放在一個空崗棚裏，免得風吹熄了它，崗棚門是敞開起的。

射擊開始了。當然，誰也沒有打中燭頭打熄燈火。祇有一兩個能手打穿了蠟燭，但尼古拉却認爲這不合格，他硬說，非打熄燭火不成。當時人們都說，用機關槍一下打中燈火是不可能的，而尼古拉已經坐到機關槍跟前，聚精會神地瞄準。石比達里諾看見尼古拉悄悄從衣兜裏掏出一粒從家裏帶來的子彈裝到子彈帶裏，可是很驚異他爲什麼要這樣作。

槍一響，燭火，就像被旋風斬斷似的，應聲熄滅了。

大家都歡天喜地的馬上圍起尼古拉，請他再來一次。尼古拉却傲然一笑，說道：

——夠了，多就沒意思了。你們，起先要學會射擊，學得像我們槍匠這樣，然後再稱特等射手才對！

尼古拉從靶場走出時，好像是最高總司令走出閱兵場，有許多隨從副官莊嚴恭謹地前呼後擁，威武得了不得。

回家時已是夜間。淡白的扁月高懸在天空。樹上掛着黑破布般的秋葉。溝谷中充滿了霧氣。石比達里諾開口了。

——我不曉得，你射擊得那樣好。

尼古拉應聲站住，望着他哈哈一笑，問道：

——好麼？其實，我很害怕，怕連門都打不着。我想只要打到門裏就行了。

他從衣兜裏掏出一粒子彈，舉給石比達里諾看，並解釋道：

——你看，子彈有一個斜孔。空氣鑽進膛內所構成的那種旋風，不只能撲滅燭火，而且連整個火堆都能打熄，只要子彈距火堆一個米達內飛過。

過了一個星期，石比達里諾同尼古拉又往部隊上去。他們一到靶場，就看見原來崗棚地方堆着一堆木屑。顯然，這是特等射手們不服氣，不甘願讓非軍人以至槍匠佔着優勝地位，而繼續練習向燭火射

擊，以至把崗棚都打毀了。須知，紅軍兵士的射擊應當比任何人都好些才對！

散步就如此完結了。

城裏在下大雪，嚴寒暴雪開始了。好在，新射擊房溫暖，雅潔，尤其是設備齊全，正好繼續他的工作。

## （二二二）在打靶場上

石比達里諾底機關槍在新射擊房內響了一個整冬。每天黎明，掃地女工進來把熱氣猶存的子彈殼收集在一塊裝在匣子裏。而石比達里諾與機匠就到工作間去「修飾」機械的個別零件。

機關槍在自己不斷的嚴重射擊過程中，強大並堅固起來了。

福道爾、瓦西里維奇時常到射擊房來詢問射擊「速度」。他一連坐得好久，傾聽機關槍的咆哮怒吼。有一次，當機關槍射擊得特別好，而那存放速度測量器的隱蔽部的鑰匙又在機匠身上，這時福道爾、瓦西里維奇迫不及待，馬上把外衣脫下，就從砲眼裏鑽進隱蔽部裏去了。過了幾秒鐘之後，才聽到他那由鋼甲牆反應過來，儼如從地下傳來的噲噲喊聲：

——鮑斯里、加甫里洛維赤，是速度測量器騙人，還是你的機關槍撒謊。這簡直不是速度，而是像不斷地撒什麼東西似的。連我都莫名其妙！

瓦西里維奇高興到了極點，不能一下從隱蔽部內鑽出來，於是就從砲眼伸出一隻手來，祝賀石比達里諾的勝利。

春天又到了。

決定把機關槍拿到露天打靶場去試驗。

巴托夫自告奮勇來挑選將來試驗時的子彈着火帽，以免因子彈而發生波折。這是一個很費力的工作。要在像扁豆粒那樣小的子彈帽中，先清查，再類分，然後挑選出幾千個子彈帽來。

過了兩天，巴托夫到射擊房時，疲勞得上眼皮通紅，下眼皮浮腫。而面容却現得高興：在綠色光澤的匣子內擺着精造出來的銅子彈帽。

打靶場鋪滿了潔淨、綿密、郁秀而特別溫柔的綠茵。土蜂落到蒲公英上就把圓莖上的黃花壓得亂視。天空清朗得像湖沼一般。

靶房的頂蓋是用粗大樹幹支持着，上面蓋有一層厚土。貼在盾板上的白色靶子，依距離看去，小得像日記簿上撕下的一頁紙。

武器匠在靶場邊的壕溝裏談論那完全與試驗無關的問題。他們甚至對站在兩條細腿上的機關槍睬都不睬。

這種異常冷淡的態度乃是一般通常的禮節，為的使心情本來緊張已極的構造家不致於着慌起來。福道爾、瓦西里維奇在嗅聞蜜糖氣味的蒲公英花。阿夫傑伊亦在叙說自己的烏槍，有次，他同時打中了三隻飛鴨，並且無論在那一隻身上都沒有找出沙子來。「這隻槍真妙，一打就穿！」——他喜笑顏開地望着人們說。

尼古拉躺在地上仰望天空。

國防人民委員部底代表與巴托夫暢談收穫情形，彷彿他們當了一輩子的集體農民，收穫是他們此刻最主要的事情似的。

石比達里諾在機關槍前收拾料理。兩手抖個不停。

他力求做得緩慢，平穩，好來克服這一戰慄。

斑鳩在遙遠的樹林中鴿鴿地叫。

石比達里諾握住機關槍底槍柄，向綠郁郁的廣場繞望了一遍，又向靶房頂蓋旁的武器匠投了一眼，然後就像是站在高峯極頂準備向深淵直躍似的吐了一口長氣，然後按起發火機來。

機關槍的怒吼聲拉長得成了音樂譜上不能存在的一氣呵成的連續音調，簡直把整個曠空都填塞滿了。人們應聲躍起，佇立着，瞪視盾板，釘着目標。此刻才弄明白，人們該是如何緊張地等待着，而在一分鐘前，他們都漠不關心，東扯西拉，討論着對他們本來毫無興趣的東西。

剎那間，用粗柱撐着的整個大頂蓋嘩拉一震，塌台了。射擊目標也埋葬在裏面了，盾板也咋的一聲破裂了。

當飛塵下墜時，武器匠們都跑到以前頂蓋所在的地點。只見撐持頂蓋的柱子都截成兩段，就像粗大樹幹用機器鋸開了的一樣。

石比達里諾擦擦臉上的汗，抱謙似的微笑了。

委員會的那些異常關心的委員們都鎮靜莊肅地從打靶場回到工廠去。

晚上，工廠經理問石比達里諾：

——是你把頂蓋折毀了的麼？

——是我，——石比達里諾羞澀澀地回答。

——好漢子！——經理臉一紅，並伸出手來，可是很快又收回去，說道：——，總之，這太不成樣子！——可是馬上又眉飛色舞地把手一伸，說道：在我的工廠中，是不會作出軟弱無力的機器來的，這點可以使你相信！——迅速與他握手，並打開抽屜，掏出一張允許大批生產這模樣機關槍的證書來。

經理在辦公廳裏來回走了幾趟，然後站住，沉思地說道：

——斯大林同志已經知道你的機關槍了。

石比達里諾心裏一縮。不知怎的發生這樣的情形：當一個人感到無限幸運的時候，竟在這樣的一剎那間，似乎空氣都不夠呼吸。

石比達里諾坐在椅子上。

經理回過頭去，望着窗戶，其實窗子外面，除了星光閃耀的黑夜外，沒有任何可以助興的東西。



## (二二二) 大數定律

石比達里諾機關槍在大批出產過程中恰巧與大數定律適應起來。

機關槍底優越質量竟使自己的機械陷入嚴重的不幸。

機關槍本身的兇猛速度毀壞着自己的機械。其中一部份零件經不住過度緊張而粉碎了。

機關槍底速度質量，隨每種新機器之製成，而在速度日益增長中完全表現出來，同時這種速度又隨每個新機器之製成而暴露出機械的弱點，並殘酷無情地毀壞這些薄弱的地方。

石比達里諾與自己的機關槍進行決鬥。

此刻他已經不是與一架機關槍樣品，而是與自己所創造的大批機器相周旋，反之，亦即大批森嚴兇猛、倨傲不馴的機器與自己的創造者進行着最後的搏鬥。

貪饒無厭的機關槍，搶吞直嚥，竟把普通機關槍的帆布子彈帶都拉碎了。

於是石比達里諾構造了一種金屬子彈帶，這種子彈帶就完全可以喂飽這種貪饒無厭的機器了。可是，機器似乎受了魘魅似的，每射到一百一十粒子彈時就立即停止了。

他在射擊房中又來一連幾個通夜的工作；於是察明：這個嬌怪無常的病人在發燒了，——槍筒由發熱而擴大，恰巧射到一百一十粒子彈時，槍筒漲得堵住了槍機。直到造出另一種新槍筒後一切都妥貼了。不要忘記，槍筒中的瓦斯溫度竟高到二千五百度。

於是，殊費猜測的數目又來了——有一個彈簧每經過這種數量的射擊之後就斷碎了。爲什麼早不斷呢？

這又是不出乎大數定律。機關槍在數量上增多，結果，其速度亦隨之增長；新的火力數量就從新要求有新的構造質量。

石比達里諾把一切都反覆地試驗過了：他製了一種與火車上緩衝彈簧捲相似的彈簧；用錒化銅作成

長方形體，他得到福道爾、瓦西里維奇的允許，從他的各種武器的許多彈簧上刮下一些極細微的碎屑，拿到試驗室裏作通夜的試驗，手也被酸素燒壞了，但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機關槍依舊把一節節的熱彈簧拋出，就靜止了。機關槍又不曾說話，弄得石比達里諾又在陰森的射擊房內不分晝夜地探討，這就把他折磨得不成樣子了。

有一次，石比達里諾經過久無成效的試驗之後，就在溫暖的機關槍跟前睡着了。

他在做老早兒童時代的那場夢。他又夢見了腳踏車。他與腳踏車併行着，輪絲旋轉，捲起一股風來，他甚至提起腳準備坐上，而座下彈簧……

他醒了。射擊房中很冷，因為節省電燈的緣故，管門人把電燈也關掉了；漆黑充滿射擊房底長洞。他却看見……的確看見了！——腳踏車座下的彈簧，好像是懸在空中，搖晃，顫動，並且還是鋼絲捲的。他猛然躍起，踢開了門。

他從管門人的身旁溜過，直向工作間奔去。他一找到自己那個機匠，就高興得期期不已的，連忙把自己所需要的那種彈簧告訴他。

彈簧，用一束鋼絲做的彈簧，又活動，又有力，機關槍再就折不斷它了。但是，機關槍底殲滅力量又隨每次本力之新的增長而暴露出新的弱點來。

現在的弱點就在撞針上。

撞針像火柴一樣的斷掉了。

由質量最好的鋼所製的撞針，竟經受不住那種緊張，很快就斷掉了，彷彿它是用木材做的。

機關槍就在這種細小而極簡單的零件上，決意與自己的創造者作殘酷的搏鬥。

它一破壞起來，那種暴然的強悍性，實在難於鎮壓下去。最深奧的探尋，最新穎的規定，都沒有效果。

區區的撞針，本值不了一個哥比，然而現在，竟成了巨大的問題，成爲能於使全功盡棄的問題，甚

找到。

幾天又空空過去了。

到工廠去，看看武器匠人同志們那關心期待的面容，聽聽他們同情的建議：

石比達里諾處在精神上最不愉快的境況中。

一個星期日，工廠和試驗室都關閉了，石比達里諾陷在唯一的念頭的重壓之下，在城裏信步走着。

他走到城外，沿着一條不明去向的小道走着。一個五噸重的卡車從他旁邊駛過，濺起一股濁泥。忽然卡車就在一個孱弱的木橋前停住了。汽車夫伸出頭來，猶疑地在觀察橋板。石比達里諾決意等待卡

車先過橋去。卡車極緩慢地往橋上爬，橋板被卡車的一對粗輪子壓得發彎，軋軋的響。但卡車仍堅決的繼續前進，終於駛過去了。被卡車壓彎的橋板立即恢復了原狀，有些污泥土塊從橋上跳到水中。

石比達里諾呆立不動，直向橋樑凝視了好幾分鐘。然後猛的向後一轉，回頭就走。他越走越快，一到城裏，他不是走而是逕直向工廠裏跑，任憑過路的人怎樣驚異，他一概不理。

今天原是休息日，工廠不作工。他費了很大力量，守衛人才放他進去。

一位老機匠正在昏黑的工作間裏摸來摸去地修理機床。石比達里諾如同看見自己的救主似的，一下跑到這位機匠跟前，急忙向他敘說卡車的事情，又說到他怎樣想到把撞針也弄成像橋板那樣有彈性，那時撞針利用這機械底餘力就經得住重担了。

電門開了。他們輪次用手引拉連帶，使機床旋轉，鑄出新撞針來。一連六點鐘。這個工作花費了如此令人苦惱的六個鐘頭。

然後他們二人走到射擊房裏，把新撞針裝在機關槍上，開足機關槍的火力，大射擊起來。

機關槍把一帶一帶的子彈直吞下去，毫無間斷。早晨，機關槍近旁，堆起一大堆子彈殼。因為他們迷戀於自己的工作，竟至不擇手段不知限度。

年輕的學者與年老的槍匠都在這幾點鐘內受到了真正的鼓舞。鼓舞與幸福——難道不是一個同樣的東西麼？

巨量的鋼鐵經過瘋狂的速度，經過難以想像的熱度和壓力發射出來，而把槍膛磨得像是每次在用金鋼石般的堅鑽鑽它一樣。

不過這點，石比達里諾很快就解決了。因為他對於鋼上鍍鉻的問題早就有過研究。他還決意把機關槍槍膛內也塗上鉻。槍筒內有了這種超等堅硬的薄層就可以免受耗損、生鏽和養化。如果你像看望遠鏡筒似的望望石比達里諾底機關槍筒，那你就會看見槍膛內充滿奇異的光彩，使附在槍膛壁上的塵末看得清清楚楚，就像顯微鏡下看細菌一般。

這又是一次勝利。

既然，機關槍每次具有新的特點，於是更加雄強，更加有力了。

石比達里諾懂得大數定律的本性，現在他就自己尋找一切可能發生弱點的地方，預防這個定律再來宰制他的機關槍了，而同時機關槍在本身構造上，就成爲速射自動槍之新理論底立法人。

事實果然如此。

## (二四) 契卡洛夫

乾雪，尖銳得像沙粒一般，就在潔白無邊的田野上旋轉，疾馳。  
風，不斷的颯，凜冽刺骨。

人，就像站在深及頸脖、汹涌奔放的冰流裏。

一架軀幹短小的紅色飛機，像鳥那樣略略彎起一對展開的強大翅膀，站在田野中心，風把它吹得搖

搖晃，好像是在踏脚。

雪深到腰幹，人們竟在那裏忙着佈置飛行。

摩托連哼帶吼地動作起來。螺旋槳轉成一輪圓光，掀起狂急的氣流；飛機後邊的雪，被這種旋流捲到曠野，又像飛塵般的散落下來。

石比達里諾站在機翼上，一手抓住鋼桿，最後來檢驗那個聯動器。

像烈火般炙人的冰風，嗚嗚怒吼，硬挺挺的一陣一陣打來。他滿身麻木得像空無所有，絲毫也感覺不到這種打擊的痛楚了，必須把全部意志力量收集攏來，才能作點最簡單的運動。當最後一部調度工作完畢時，石比達里諾已不能從機翼上往地下跳，逕直一歪就倒下來了。

有個機械士走攏來，很關心地抓上一把雪給石比達里諾揉臉，然後自己攀到機翼上裝置機關槍。可是他的手指也凍得不聽使喚了。

忽的一響，子彈濶向田野，空中留下一長條烟帶。

機械士下來時，臉凍得慘白，把皮手套夾在腋下，連忙對着發青的指頭呵氣，臉上露出抱歉的微笑。

座艙門開了，一個短小精壯的飛機師身態顯露出來。他急忙走到一隻機翼上，身子彎在洞吼前面，裝好了機關槍子彈，放了瓦斯，喊道：

——苦孩子們，凍壞了嗎？

——契卡洛夫同志，我們真凍壞了，沒有力氣了！——機械士答着，牙齒直打寒戰。

鮑里斯、加甫里洛維赤，現在我要來弄弄，你到坐棚裏去取取暖多好。

——上坐棚裏去？——石比達里諾微微一笑。——哼，不行，契卡洛夫同志，你要知道，我等這一天等得夠久了，那還說得上往坐棚裏取暖！

契卡洛夫把肩一聳，身子彎在測量器前，手一拍，瓦斯放開了。於是，飛機在雪堆裏搖晃地前進

着。後邊雪地上留下了飛機滑雪板的寬大痕跡。

人們跟着飛機腳跡就走，可是走得不久：飛機越走越快，卽而離地，卽而攢入天空了。

這是石比達里諾底機關槍在空中經受最後一次的國家考試。而這位對機器具有堅定、嚴格、高尚要求的契卡洛夫就來考驗這架機關槍。

可是，這個考試日並不是突如其來的。

機關槍所具有的雄強力量，從前會損害槍的本身，而現在却使飛機來遭受破壞的威脅了。

反衝力——竟至能於把機翼扯掉，把機身打破。這一股橫力必須加以克服。而那複雜的緩衝設備就成了克服這一力量的勝利者——居然將反衝中的瘋狂打擊力量撲滅下去了。

把機關槍裝到飛機上又引起許多工作。這些雖是極有趣味的工作，但只好像武器匠人所說的話：「最好是緘口不談」。

石比達里諾在雪中來來去去，就如同在無水的泥潭中行走一樣，真夠厭了。於是他坐在雪地上，抬起頭來瞭望天空。只見一架裝着自己機關槍的飛機，在那裏翱翔游弋。

這就是契卡洛夫。飛機就像明晃晃的瀑布奔流直瀉，忽然間，飛機師使勁一開，飛機一閃，猛地向空中衝去，馬上就是一大陣摩托底激怒吼聲。在這一剎那間，盤在彈匣內的機關槍子彈帶，遞彈機以及機關槍本身都受着考驗，如同任何一件東西在山洪爆發時，從山巔轟然被沖到平地時所受的考驗一樣。

考驗仍在無止境地繼續着。陡然間，飛機來了一個急的戰鬥翻滾，滑然而下，成低腹飛行，直向森林邊緣衝去。飛機外面就牽起一道青藍而微紅的子彈烟道，懸在空中。驚人的長排射擊聲，竟至把摩托底轟鳴都掩蓋住了。嗡嗡的回聲還未停息，而飛機又向上攢去，並從新來忽東忽西，忽上忽下，打出各種圈圈來。忽而飛機加足了馬力，死勁地猛向強氣層衝去，嘩的一個倒筋斗，就像游泳家仆水似的，照直往下墜落，一直快落到地面時，又猛的向前一挺，飛上去了，而在那裏同自己不可捉摸的影兒展開白刃戰。

接着又是一個戰鬥翻旋，對着森林那方，又牽起一條條長得出奇的長排彈火花帶來。這樣繼續了很久。並且在飛機接近林邊時，沒有一次回來不留下一道子彈烟的絲帶的。一輪紅日已經落到雪地邊隅裏去了。

天色昏暗起來，呈現出點一片片淡紅色的雲斑。

飛機作了最後一次翻旋動作，就像從聳陡的玻璃山上照直滑到飛機場上來了。人們在雪中一顛一跛地逕向飛機降落的地方奔去。

契卡洛夫從座艙裏出來。呵氣登時成霜，染白了他的眉睫，臉上堆滿興奮的神氣。他兩肩一震，脫下了降落傘。馬上走到石比達里諾跟前，用自己寬濶溫暖的手來握住他那凍手，說道：

——謝謝你！

——爲什麼？契卡洛夫同志，應當謝謝你才對！

契卡洛夫把自己的一隻重手搭在石比達里諾肩上，一邊走，一邊深沉、真摯而興奮地說道：

——現在用你的機關槍，我們就可以在天空中主宰一切了。任何飛機也突不出這種火網。

——你突得出去嗎？——石比達里諾問？

——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契卡洛夫自豪地回答。隨後，像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

你真幸運，當個發明家！當了發現者！人民是會永遠懷念你的。

——難道你不是發明家嗎？

——我？——契卡洛夫認真而沉思地望一望天空，隨後把手向上一指，說道：——你看，我在那裏，也作了一點事情。可是哪裏有痕跡呢？你看——空無所有，連一點飛塵都沒留下。

——星子漸漸地亮起來，風平息了，雪，光澤得像白瓷一樣。

接收委員會底委員集合在暖棚內，契卡洛夫將垂在額上的一縷頭髮向後一揚，兩肘一展，就在試驗

證書上簽字。

契卡洛夫從飛機場坐汽車回莫斯科一路蹙着眉頭，默默無語。只在已看見城內像星羣般的燈光時，他才握着石比達里諾底手，把他向跟前拉，低聲說道：

——鮑里斯同志！可是我也想出了一樁！

但究竟想出了什麼，他沒有來得及說，因為汽車已停在他的屋門口了。

## (二五) 偉大的試驗家

狂風暴雪，整整地猖獗了一個星期。

七天之內，祇聽見這狂暴的白風嗚號怒吼地在曠野上追逐奔馳。一團團的雪絨就在陰霾的天空打旋。只有排列在樺樹林邊，有護身厚殼的堅強松樹才捍衛住樺樹，使其免於雪風的瘋狂打擊。任憑雪暴如何用最強的衝擊直撲過來，也破壞不了松樹的堅強緊密的陣容。即令稍為撼動一下，松樹也至多是輕語溫聲，笑弄似的嘖呀一陣，終於使風也無可奈何軟弱下去，咕咕嚕嚕鑽入雪堆中去了。

另一種風——南風又來了。

雪開始融化。

森林中的大小道路都黑黯黯的突起出來。雪已經不是毛茸茸的，而是渾身膩濕，一片片的散化着。樹幹周圍現出了土壤，濕潤，打戰的樹木像是一根根的站在托盤中間。

驟然間，又冷起來了。

雪凝，水凍，一切都又是僵硬，靜寂，玻璃似的脆弱。

河裏的冰塊上，呈現出結晶體的花朵。樺樹披滿了冰，好像水晶燈臺一樣。

天空皎潔，到處都是乾爽的空气，一片明晃晃的罕有的寂靜。忽然間，嬌嫩的細雪又一陣陣降得



簌簌作響起來。

雪，天然的就是又清潔，又新鮮；地又顯得是漂亮，豐潤，細茸茸的了。

蓋滿整個打靶場的細雪，經早晨的冷太陽光一照，閃出各種各樣的寶石色來。

在脆得像蛋殼般的雪地上，踏成了一條火綫的小窄路。路上擺着幾十架藍色細筒的機關槍。

這些機關槍的樣式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優越質量和效能。今天就讓它們在長時間的火力決鬥之後來決定自己：或是成爲武器，或是，被人把自己的骨架收放到箱匣裏，再到構造局的試驗間去受檢驗。

蘇聯人民，在把新武器交給自己雄強的戰士之前，都要加以詳細試驗。

石比達里諾與機匠倆人就在自己機關槍近旁站着。

雖然這架新機關槍是石比達里諾所製的許多機關槍中最好的一架，然而他那焦急不安的慣性感覺，怎的在今天特別厲害起來。因爲今天這架機關槍不是與已經在射擊戰鬥中被我們戰勝的外國機關槍決鬥，而是與蘇聯戰士的雄強隊伍決鬥。

蘇聯武器匠底勇敢而富於探求心的後輩出台了，今天出台的，只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勝利者，也可以說，只是世界的魁手。

最優良的鋼軍，都站在足跡踏成的雪道上。其中任何一架，都可以受到世界上任何軍隊的熱烈歡迎，可是，蘇聯戰士的鉄手，祇能從中挑選出兩三架而已。因爲，蘇聯人民對於那些配稱爲是自己力量的武器的要求是特別高的。

田野上籠罩着一片白瓷般的，清脆的寂靜。雪呈天色，天現雪色，這樣一幅遼濶無垠，淨潔透明的圖景，真是使人心醉神怡，留戀不舍。

機匠把毛茸茸的手套伸給石比達里諾看，並很愜意地說道：

鮑里斯同志，你看：這樣小的雪粒，該是製作得多麼精妙啊！

石比達里諾彎下身子，觀賞那些渺小的冰星。他很懂得，爲什麼機匠徧徧把細雪指給他看，因爲這

是武器匠人的特點：在最機密的關頭談些與本題毫不相干的事情。

右邊已經開始試驗機器了。

機關槍大吼起來，沿田野上吐出一條條的窄彈道帶。

雪上織起一道道的花紋。

每個機關槍各有各的音色，但所有聲音都是綿長而宏亮的，都始終拖起自己特有的音調，一點也不顫抖。

人們逐漸擁到左翼石比達里諾及其機關槍所在的地方。

這是最後的一架機關槍，它伸起細頸脖，向天空狂歡地吼着，在雲裏畫出一組，一組烟霧的篆字，而這些篆字都帶有顏色，因為彈道的痕跡是多色的。

石比達里諾坐在機關槍跟前。當面有一組人已向他的機關槍走來。

——石比達里諾同志！

鮑里斯抬起頭來，手還扶在機關槍槍機上。

——你好！

約、維、斯大林摘下手套，向石比達里諾伸出一隻手去，欠起身子，關心問道：

——機關槍出什麼事了嗎？爲什麼你的面色這樣？

石比達里諾站起，慌忙伸着兩隻油手。望着這位可親、可近的面容，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斯大林同志滿眼帶着親切的微笑，握住他的肘腕，說道：

——我很久就想和你認識認識。

斯大林同志沿小路踏着深雪，一面走，一面與這位構造家低聲談話。他提出了蘇聯武器所應當具備的那些特點。斯大林——現代最偉大的人物——對於武器生產之最複雜的技術指示得如此詳細，這甚至是那位把畢生精力供獻在武器事業上的超等專門家都不常常了然的。

當他倆回到石比達里諾機關槍跟前時，很難說出，這架機關槍底構造家在此剎那間所有過的感觸。須知，在我國人士看來，再沒有比見見斯大林和他談談話更榮譽和更幸運的了。

機關槍又怒吼起來，空中又鋪上了一道道的細長的彈道帶。

斯大林同志聚精會神地觀察着各種動態；他有時直接指示，有時叫把某一動作重新試演。

於是機關槍又以駭人的威力把兇猛的彈鋒刺上天空。

直到天空現出了星光，雪呈藍色，一株株直挺挺的松樹看起來像高樓參差的城牆時，試驗才完結了。

石比達里諾底新機關槍於是成了國家的武器。

過了好幾年。

在一個閃現淡綠色光的桌子上放着一塊重鋼板。鋼板中心有個打穿了的圓孔；孔的反面有一輪像鋸開了的鋼齒翹着。

那怕是最堅固的鑽，一碰上這塊鋼板，都會發彎的，那末，這究竟是什麼力量把它鑽穿的呢？

爲什麼鮑里斯、石比達里諾——超速自動機關槍底發明者竟如此興奮，樂意，竭力來研究這塊雖然沒有一本平常書大而却要用用力才能拿起的鋼板呢？

就讓他那機關槍底穿甲彈照着這塊鋼板打一點鐘，難道可以把它打穿嗎？普通的機關槍決對不行。可是，石比達里諾底自動超速砲却一下就把這塊超等堅固的厚鋼穿通了。

他依然是根據天體機械學原理構造出這種致命的，雄強的新武器，也就用這一武器來捍衛蘇聯天空的安全。

石比達里諾掏出測量器，正開始測量鋼甲板上那油膩孔槽底長度。

——鮑里斯、加甫里洛維赤，有人找你。

石比達里諾用燈罩把鋼板蓋上，不耐煩地抬起頭來。

一位軍人站在門口，微笑着。

——考斯甲，……

被褥早已鋪好，街上已經發亮，三點鐘又過了，而朋友間的談話仍然在滔滔不絕。兒童時代的回憶早已完結。

考斯甲把自己坐的圓椅就近一移，一隻手搭在鮑里斯的膝蓋上，低聲問道：

——鮑里斯，你既然看見過，又遇到過，請你說說吧。

石比達里諾站起來，在房內走了一趟，思索着，慢慢說道：

——我現在還不懂，他怎能如此英明地注視到那樣多人工作：有一次把我和波里加爾波夫召到克列姆里宮。我們帶去了飛機模型。斯大林同志很仔細地考察這一模型，把構造中的每個零件都看過了一遍，又發出了很多問題。經過半點鐘之後，我們竟不認識那架飛機了。於是我們才懂得，飛機上應當不僅載兩個人，而應當載三個人，並且還需要加上副翼以及其他種種輔助設備。於是必須加強飛機上的武裝，必須有更便於管理摩托的設備，就更加明顯了。

總而言之，需要加進幾十種改正。凡我們已認為完善的，其實都還是沒有最終完結的雛形。

我們屏氣凝神地聽到了他的建議。這種建議之勇敢，竟把向來認為按技術上的可能性說來，是不能實現的慣性概念撕碎了。

我們當時都默然相覷，不知所措。

當斯大林同志與我們告別的時候，他忽然又說到我們飛機的優點，並很具體地估計了我們飛機將來飛行的質量。

斯大林同志愈往下說，就愈令人心戀神往。最後他很快愉地高聲問道：

「這樣，行吧？」

「行！」——波里加爾波夫熱烈地回答。

斯大林同志當時就規定了完成這個任務的期限。以後，波里加爾波夫對我說：

「斯大林同志底幾個提議，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甚至一下使我莫明其妙，不知怎樣才能實現，所以後來我臉上總是發紅，想道：爲什麼你是專門家，不但自己以前沒有想到，而且當人家提醒你時候，你還不能立即領會呢？」

這點說得非常正確。

斯大林同志在多年以前就預見到武裝技術發展的途徑了，這種途徑，對當時我們——專門家說來還是不明瞭的。

斯大林同志不僅指示我們以技術上新的可能性，而且還開闢了我們本身上新的創造力量，激勵我們去養成優良的品質。

祇一同他談話，馬上就覺得自己有了巨大力量，就想去作成一種偉大事業，並且要很快作成：

窗外完全亮了。開着的小風窗傳來了覺醒了的市聲。

石比達里諾走到電門前把現時已經不需要的電燈關上了。隨後，他慢悠悠的，低聲問道：

——你可知道，從前與依萬、巴甫雷奇談論機關槍的那位黨中央特派員是誰？  
考斯甲點首不語。

房內完全明亮了，粉紅色的太陽光已升在屋頂上。

第一趟電車在下面街上駛過，清晰的鈴聲震蕩着天空，令人爲之一爽。

## (二六) 我們的天空

飛機都套上了寬大的滑雪板，站在雪地上。

摩托在輕輕地動作。螺旋槳旋起的空氣急流在零下四十五度的嚴寒下竟成了致命的威脅。

飛機的白漆翅膀同蓋在上面的雪打成一片了。

機械士們帶起杓子到飛機下面坐着，檢察收縮着的飛機腿的情形，除淨武器上的濃油，用汽油清洗，再塗上不凍的油，然後擦乾。

他們每隔幾分鐘就跑到噴火燈前去緩緩凍僵的手指。

把子彈裝上子彈帶，也是就地執行。子彈裝上後，再經過平直器，重排重排地擺到匣子裏。這是極精細的手續，需要有很大的確切性和熟練性。

子彈帶要安放得這樣靈便，只要稍爲用點力，它就可以從匣裏跳起出來，就像一條盤起的蛇，黑箭似的射出一樣。

戰鬥警報底信號響了。

飛機師一面向飛機那裏跑，一面就結繫降落傘帶。

飛機先來一個小跑，然後接二連三的升向天空。

聯隊在空中列成楔形，直向敵人進發。

這是今天第三次的飛行。

這次敵人來了兩隊新飛機，每隊九架，每架飛機上裝有八挺機關槍，它們一分成小隊後，就決定用側翼打擊來破壞蘇聯飛機師底陣容。

分組戰擺成三層，同時在空中撕殺起來。

聯隊長一見敵人的當頭飛機，立即撲向前去。而敵機翅膀一溜，就竄到一邊去了。這裏，卽在這金

鐵齊鳴大展空戰的戰場外秀，開始了兩架飛機的決鬥。

敵機每次在作出各種姿勢後，都是用短排射擊從遠方向聯隊長底飛機開火。而聯隊長的飛機總是轉側自如，躲開這些烟氣重重的子彈而益發與敵人接近了。一當距離很近時，飛機就開足馬力，猛的向芬蘭白匪迎頭衝去。狂暴的駭人的長排掃射聲把搏鬥中的一切哄嚷響叫都壓倒了。於是敵機軀幹上一碰着了那些細長而有色的彈道，飛機就開始一塊塊的往下墜落，飛機翅膀就像刀切斷了的脫去，登時從天空旋落下來。

由着彈點相連而成的切擊，把飛機割成零塊了。

我們飛機師手裏既拿得有石比達里諾機關槍火力底這種長大而不可摧折的馬力，儘可採用騎兵在與敵人接觸時揮起馬刀所實行的一刀兩斷的切擊戰術。

而這種戰術還得依據於我們飛機師之勇敢大膽的精神。因為這種戰術，主要是在於集中力量實行驟然打擊，在於堅決相信武器在這緊急決斷的瞬息間決對不會誤事。

在驅逐機後面又發現了敵人的轟炸機；它們鋼鎧一閃，滑的衝下，就要拋擲那像龐大的牛乳頭般的炸彈。

聯隊長急忙把自己飛機一轉，就去迎擊敵人的轟炸機。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定準儀，一當瞄準圈內的輪綫焦點上現出接連增大的影子時，他就按了發火機。

挾起驚人速度迎面撲來的轟炸機受到這陣掃射後，它的鋼鎧身子頓時打得洞穿了。

剎那間，這架巨大的飛機似乎停止了，俄而它就在這奇異的寂靜中，開始散架了，一塊塊沉重的被鋼爛鐵往下直墜。

空中還有細薄的鉄葉，碎片，還有既不像帆布又不像氈毯的黑片塊，好久還在那裏旋轉不已。

蘇聯飛機師，擊潰並消滅了敵人之後，飛回到根據地來了。

在三個月的蘇芬戰爭中，我們的飛機師把敵人不少的外國最完善的飛機從天空扔到地上了。

飛機師們一出到飛機場來都很疲倦地脫下降落傘包，走到土房裏去，以便在完結了這次飛行後好好吃頓晚飯，就去睡覺。

有位來得不久的青年飛機師站在一架飛機跟前，怒氣沖沖地質問機械士，爲什麼沒有替他把手彈裝定。

機械士硬說子彈原來是裝足了的，飛機師就大聲大喊發起脾氣來。

聯隊隊長走到爭吵人跟前，聽過飛機師申訴之後，微笑道：

——好，請你們把機關槍筒都拿來。

機械士把熱槍筒卸下，放在木箱上。

槍筒的藍鋼上現出虹霓底各種顏色；就是所謂晃花，這種晃花證明機關槍已經射擊得足夠了，並且槍筒燒熱後所現出的光色也不比射完了全份子彈時所現出的少些。

——那末，你想說什麼？——隊長問飛機師。

飛機師歉然一笑，並辯護道：

——隊長同志，可是發火機我只按了幾次。

——在你看來，你射了多少子彈？

飛機師說出數目。

隊長哈哈大笑，隨後就鄭重說道：

——這是石比達里諾底機關槍，它的火力不是用算術計算，而是用高等數學來計算的。現在你該懂得自己的錯誤吧？

於是，隊長一轉身，就走到這位青年飛機師底飛機跟前，開始檢查起來。

111  
彈帶卡住了。摩托汽缸底外緣上有幾處被敵人子彈打中了。到一檢查武器時，竟發現有一粒子彈穿過遞彈機把手



但是石比達里諾兇猛底機關槍並沒有停火；它把卡住的子彈帶撕破，就從這一破綻裏，把所有子彈都射出去了，可能，也就是因此才挽救了這位青年飛機師底性命。

隊長用蘇擦擦手，走向土房去，臉在微笑，並咕咕嚕嚕不知說了一些什麼。隨後，他站住，就在皮掛包蓋上嵌着的一個小本子上寫道：

「：鮑里斯，請你還想想子彈消耗自動統計機吧，因為今天發生了這麼一回事……」

聯隊隊長——就是石比達里諾童年時代的朋友考斯甲——在每一次新的「試驗」之後都這樣來向自己的朋友提出技術上的新要求。

並且他完全相信，這種要求是定會完成的，因為這位能於在當時作成超等三筒手槍，能於勇敢，堅決，把自己全部生命中的愛感都注射到真正的勞動中去的人，是什麼事都會作的，而且用自己的愛感所作出來的東西，無論何時，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如果說手執武器的人，在我國是享受人民之最高愛戴的話，那末，給他們創造最強有力的武器的匠師就享受着人民的最高敬仰。

聯隊隊長很快地寫出了以下的地址：

「莫斯科、

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技術學博士鮑里斯、加甫里、洛維赤、石比達里諾」。

隊長把信封好，扣上掛包，靠在一株像綠塔般的大柏樹幹上仰望着——望着我們浩大遼濶而淨潔的天空，望着那有我們雄強無敵的飛艦正在那兒游泳的空中海洋。

# 87

444025